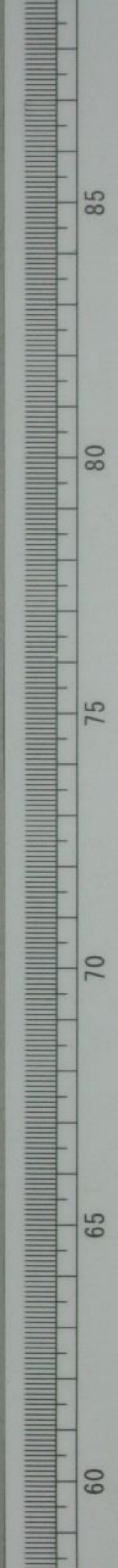




文選第十六冊
卷四十五至卷四十七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82
16



文庫 11
D 82
16

文選卷第四十五

梁昭明太子撰

梁昭明太子撰

廣

梁

森學李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對問

宋玉對楚王問一首

設論

東方曼倩荅客難一首 楊子雲解嘲一首

班孟堅荅賓戲一首

辭

漢武帝秋風辭一首

陶淵明歸去來一首

文四十五

010190555173

48-11791

序上

卜子夏毛詩序一首

孔安國尚書序一首

杜元凱春秋序一首

皇甫士安三都賦序一首

石季倫思歸引序一首

對問

對楚王問一首

宋玉

楚襄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與遺行可遺棄之

子路謂孔子曰夫子尚有遺行乎奚居之隱何士民衆庶不譽之甚也宋玉

對曰唯然有之願大王寬其罪使得畢其辭客有歌於

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為

陽阿薤露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為陽春白雪國中

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國中屬而

和者不過數人而已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故鳥有鳳

而魚有鯢曾子曰聞諸夫子曰羽蟲之精者曰鳳鱗蟲

慎曰鱗龍鳳皇上擊九千里絕雲霓負蒼天翱翔乎杳

冥之上夫蕃籬之鷄豈能與之料天地之高哉鯢魚朝

發崑崙之墟爾雅曰河出崑崙墟色暴髮於碣石暮宿

於孟諸孔安國尚書傳曰碣石海畔山夫尺澤之鯢豈能與之量江海

之大哉尺澤言小也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鯤也士亦有之夫聖人瑰意琦行超然獨處夫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為哉

設論

荅客難一首

東方曼倩

漢書曰朔上書陳農戰強國之計推意放蕩終不見用因著論卑以自慰諭

客難東方朔曰蘇秦張儀壹當萬乘之主而身都卿相之位如淳曰都謂居也澤及後世今子大夫脩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記著於竹帛唇腐齒落服膺

而不可釋

禮記曰回之為人也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之矣

好學樂道之効

明白甚矣自以為為智能海內無雙則可謂博聞辯智矣

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積數十年官不過侍

郎位不過執戟

史記韓信曰臣事項王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

意者尚有遺

行邪

遺行已見上文也

同胞之徒無所容居其故何也

蘇林曰同胞胎

之胞言親兄弟也

東方先生喟然長息仰而應之曰是故非子

之所能備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

孟子謂充虞曰彼一時也

此一

夫蘇秦張儀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

相擒以兵

慎子曰昔周室之衰也厲王擾亂天下諸侯力政人欲獨行以相兼

并為十二

國未有雌雄

張晏曰周千八百國在者十二謂魯衛齊宋楚鄭燕趙韓魏秦中山春秋孔演圖曰

天運三百歲雌雄代起得士者強失士者亡故說得行焉孔叢子

曾子曰今天下諸侯方欲力爭競招英雄以自輔翼此乃得士則昌失士則亡之秋也身處尊位

珍寶充內外有倉廩蔡邕月令章句曰穀藏曰倉米藏曰廩澤及後世子

孫長享今則不然聖帝德流天下震懼諸侯賓服連四

海之外以為帶安於覆盂韓詩外傳曰君子之居也晏如覆杆盂與杆同音于天

下平均合為一家動發舉事猶運之掌賢與不肖何以

異哉列子曰楊朱見梁惠王言治天下猶運之掌禮記子曰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

及遵天之道順地之理物無不得其所故綏之則安動

之則苦尊之則為將卑之則為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

抑之則在深淵之下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雖欲盡

節効情安知前後夫天地之大士民之眾竭精馳說並

進輻湊者不可勝數文子曰群臣輻湊悉力慕之困於衣食或

失門戶言上書忤旨或被誅戮使蘇秦張儀與僕並生於今之世

曾不得掌故安敢望侍郎乎應劭漢書注曰掌故百石吏主故事者傳曰

天下無害雖有聖人無所施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

所立功故曰時異事異韓子曰文王行仁義而王天下偃王行仁義而喪其國故曰時

事異異則雖然安可以不務脩身乎哉詩曰鼓鍾于宮聲聞

于外鶴鳴九臯聲聞于天毛詩小雅文也毛萇曰有諸中必見於外也又曰臯澤也苟能

脩身何患不榮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二乃設用於文

武得信厥說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說苑鄒子說梁王曰太公年七十而

相周九十而封齊此士所以日夜孳孳脩學敏行而不敢怠也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舜之徒也譬若鶴鳴飛且鳴矣毛詩曰題彼鶴鳴載飛載

鳴毛萇曰題視也傳曰天不為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為人

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為小人之凶凶而易其行天

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

功詩云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皆孫卿子文水至清則無

魚人至察則無徒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鞋續充耳所以

塞聰皆大戴禮孔子之辭也薛綜東京賦注曰鞋續以黃縣為九懸冠兩邊當耳不欲聞不急之言也

明有所不見聰有所不聞舉大德赦小過無求備於一

人之義也論語曰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尚書曰與人弗求備檢身若不

及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

使自索之皆大戴禮孔子之辭也家語亦同王肅曰雖當直枉從容使自得也優寬和柔之使自求

其宜也揆度其法以開視之使自索得也趙歧孟子注曰使自得其本善性也蓋聖人之教化

如此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敏且廣矣今世之處士時

雖不用塊然無徒廓然獨居上觀許由下察接輿計同

范蠡忠合子胥史記曰勾踐之栖會稽范蠡令卑辭厚禮以遺吳後欲伐吳勾踐復問蠡蠡曰

可矣遂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偶少徒固其宜也子何

疑於予哉若夫燕之用樂毅秦之任李斯酈食其之下

齊史記曰樂毅去趙適魏聞燕昭王好賢樂毅為魏昭王使於燕燕時以禮待之遂委質為臣下又曰秦卒

用李斯計謀競并天下以斯為丞相漢書酈食其謂上曰臣說齊王使為漢而稱東蕃上曰善乃說齊齊王田

廣以爲然歷下守戰之備說行如流曲從如環所欲必得功若仁
山海內定國家安是遇其時者也子又何怪之邪語曰
以筦窺天以蠡測海以筵撞鍾豈能通其條貫考其文
理發其音聲哉服虔曰筦音管張晏曰蠡瓠瓢也文穎曰筵音
察索之以辯是直用管窺天用錐指地不亦小乎說苑趙
襄子謂子路曰吾嘗問孔子曰先生事七十君無明君乎
孔子不對何謂賢邪子路曰建天下猶是觀之譬言由鼃
之鳴鍾撞之以筵豈能發其音聲哉
鼃之襲狗孤豚之咋虎至則靡耳何功之有如淳曰鼃音精服虔
曰鼃音劬李巡爾雅注曰鼃鼃一名奚鼠應劭風俗通
曰按方言豚豬子也今人相罵曰孤豚之子是也說文
靡與糜古字通也今以下愚而非處士雖欲勿困固不
得已此適足以明其不知權變而終惑於大道也

解嘲一首 并序

楊子雲

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

漢書曰定陶丁姬哀帝母也兄明爲大司馬又曰孝哀帝皇后

哀帝即位封后父晏爲孔鄉侯

諸附離之者起家至二千石

漢書音義莊子曰附

離不以膠漆

時雄方草創大立有以自守泊如也人有嘲雄

以立之尚白

服虔曰立當黑而尚白將無可用

雄解之號曰解嘲其辭曰

客嘲楊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綱人紀不生則已

尚書曰先

王肇修人紀孔安國曰修爲人綱紀也孔叢子生必上

尊人君下榮父母析人之珪儋人之爵懷人之符分人

之祿

說文曰儋荷也應劭曰文帝始與諸王竹使符

紆青拖紫朱丹其轂東觀漢記

曰印綬漢制公侯紫綬九卿青
綬漢書曰吏二千石朱兩轡
今吾子幸得遭明盛之

世處不諱之朝與羣賢同行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
應

曰待詔金馬門晉灼曰
黃圖有大玉堂小玉堂
曾不能畫一竒出一策上說人

主下談公卿目如耀星舌如電光一從一橫論者莫當

史記秦王曰知一
從一橫其說何
顧默而作太玄五千文枝葉扶踈獨

說數十餘萬言
以樹喻文也說文
深者入黃泉高者出

蒼天大者含元氣細者入無間
春秋命歷序曰元氣正
則天地八卦孳無間言

至微也淮南子
曰出入無間
然而位不過侍郎擢纔給事黃門
蘇林

之纔為給事
黃門不長作
意者玄得無尚白乎何為官之拓落也
拓

猶遼落不
諧偶也
揚子笑而應之曰客徒朱丹吾轂不知一跌

將赤吾之族也
廣雅曰跌差也
往昔周網解結羣鹿爭

逸
服虔曰鹿喻
離為十二合為六七
張晏曰謂齊燕楚

韓趙魏為六
就秦為七
四分五剖並為戰國
晉灼曰此直道其分

濟北四分五
裂之國也
士無常君國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貧

春秋保乾圖曰得
士則安失士則危
矯翼厲翮恣意所存故士或自盛以

橐或鑿壑以遁
服虔曰范雎入秦藏於橐中史記王稽
辭魏去竊載范雎入秦至湖見車騎曰

為誰王稽曰讓
侯范雎曰此恐辱我我寧匿車中有項

穰侯過淮南子曰
讓侯范雎曰此恐辱我我寧匿車中有項

先焉鑿壑而遁
是故鄒衍以頡頏而取世資
應劭曰齊

之坏普來功
言多大事故齊人號談天鄒衍仕齊至卿蘇林曰頡音
提挈之挈頡頏奇怪之辭也鄒衍著書雖奇怪尚取世

以為資而已為之師也言
資以避下文也頡頏苦浪切
孟軻雖連聲蹇猶為萬乘師

蘇林曰連蹇言語不便利也趙岐孟子章指曰滕文公尊敬孟子若弟子之問師今大漢左東

海應劭曰會右渠搜服虔曰連西戎國也應劭曰禹貢析支渠搜屬雍州在金城河間之

西前番禺應劭曰南海郡張晏曰番禺音潘後椒塗應劭曰魚陽之北界

東南一尉如淳曰地理志云在會稽西北一侯如淳曰地理志曰龍勒玉門陽關有侯也

徽以糾墨制以鎖鈇服虔曰制縛束也應劭曰束以繩散以禮樂風以詩書

曠以歲月結以倚廬應劭曰漢律以為親行三年服不得選舉結為倚廬以結其心左氏傳曰齊晏桓子卒晏

嬰麤斬裘居倚廬天下之士雷動雲合魚鱗雜襲咸營于八區史記

家家自以為稷契人人自以為臯陶尚書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

戴緹垂纓而談者皆擬時懋哉禹讓于稷契暨臯陶

於阿衡鄭玄儀禮注曰纒與緹同緹所氏切詩曰五尺實惟阿衡左右商王毛萇曰阿衡伊尹也

童子羞比晏嬰與夷吾孫卿子曰仲尼之門五尺豎子羞言五伯當塗者升

青雲失路者委溝渠旦握權則為卿相夕失勢則為匹

夫譬若江湖之崖渤澥之島乘鴈集不為之多雙鳧飛

不為之少方言曰飛鳥曰雙四鴈曰乘昔三仁去而殷墟二老歸而周熾仁

胥死而吳亡種彘存而越霸史記曰吳既誅子胥遂伐王聞乃歸與越平越王勾踐遂滅吳又曰越王勾踐返

破吳五殺入而秦喜樂毅出而燕懼史記曰百里奚亡

也百里奚欲重贖之恐楚不與請以五殺皮贖之楚人許

與之繆公與語國事繆公大悅又曰樂毅伐齊破之燕

微子箕子比干孟子曰伯夷避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

曰蓋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

子

昭王死子立為燕惠王乃使騎劫代將而召毅毅畏誅遂西奔趙惠王恐趙用樂毅以伐燕也范雎以

折摺而危穰侯危穰侯已見李斯上書折摺已見鄒陽上書晉灼曰摺古拉字也力荅切蔡

澤以噤吟而笑唐舉史記曰唐舉見蔡澤熟視而笑曰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韋昭曰

能安當其無事也章句之徒相與坐而守之亦無所患噤欺稟切吟疑甚切

故世亂則聖哲馳騫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

說苑曰管仲庸夫也桓公得之以為仲父漢書賈誼曰

高枕而夫上世之士或解縛而相或釋褐而傳左氏傳曰齊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仲請囚鮑叔受而

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

之及堂阜而脫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侯使相

可也公從之墨子曰傳說被褐帶索庸築傳巖武丁得

之舉以為三公或倚夷門而笑應劭曰侯嬴也秦伐趙趙求救於魏無忌將百餘人往過嬴嬴無

告無忌韋昭曰笑人不知己也或橫江潭而漁服虔曰漁父也或七十

說而不遇應劭曰孔丘也巳或立談而封侯史記曰虞成王再見為趙上卿故號為

或枉千乘於陋巷呂氏春秋曰齊桓公見小臣稷一日三至弗得見從者曰萬乘之主見

然士傲爵祿者固輕其主君傲霸王者亦或擁篲而先

區擁篲鄒衍也七略曰方士傳言鄒子是以士頗得信

其舌而奮其筆室隙蹈瑕而無所誣也李奇曰君臣上下有瑕隙乖離之漸

則可抵而取之室竹栗切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羣卿不揖客

將相不俛眉言奇者見疑行殊者得辟言世尚同而惡異爾雅曰辟罪

異爾雅曰辟罪

也行趨步也 是以欲談者卷舌而同聲欲步者擬足而

行胡庚切 投跡言不敢奇異也故欲談者卷舌不言待彼發而同

日多物將往投跡者衆嚮使上世之士處乎今世策非

甲科史記曰歲課甲科為郎中乙科行非孝廉舉非方

正獨可抗疏時道是非高得待詔下觸聞罷又安得青

紫言抗疏有所觸犯者帝報且吾聞之炎炎者滅隆隆

者絕觀雷觀火為盈為實如高曰周易云雷雨之動滿

消滅為灰炭之實也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明之家鬼

瞰其室李奇曰鬼神攫拏者亡默默者存位極者高危

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極淮南子曰天道

爰清爰靜游神之庭老子曰知清知惟寂惟漠守德之

宅莊子曰恬淡寂寞虛無世異事變人道不殊彼我易

時未知何如李奇曰或今子乃以鳴梟而笑鳳皇執蠖

蜓而嘲龜龍不亦病乎孫卿雲賦曰以龜龍為蠖蜓鳴

不遇俞跗與扁鵲也悲夫史記中庶子謂扁鵲曰臣聞上

液法言曰扁鵲盧盧客曰然則靡玄無所成名乎論語曰

仁惡乎 范蔡以下何必玄哉楊子曰范睢魏之亡命也

折脅摺髀免於徽索埤蒼曰髀髀翕肩蹈背扶服入橐孟子

體也入橐已見上文 激印萬乘之主介涇陽抵穰侯而

肩諂笑劉熙曰脅肩悚

代之當也

如淳曰激印怒也善曰史記曰范雎至秦上書因感怒昭王昭王乃免相國遂涇陽君於關外又曰秦昭王母宣太后長弟曰穰侯姓魏名冉昭王同母弟曰涇陽君蘇林曰介者間其兄弟使疎也說文曰抵側擊也音紙

夫也顛頤折頰涕唾流沫西揖強秦之相搯其咽而亢其

氣據其背而奪其位時也

韋昭曰曲上曰顛欺甚切史記曰蔡澤聞應侯內慙乃西入秦應侯使人

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延入坐數日言於秦昭王曰客有從山東來者曰蔡澤其人辯士昭王與語悅之應侯請歸相印遂

拜蔡澤為相說文曰頰鼻莖也於達切沫洒面也呼憤切廣雅曰咽嗑也一千切嗑音益

天下已定

金革已平都於洛陽

禮記子夏曰三年之喪卒金革之事無避也禮歟漢書曰高祖西都

陽婁敬委輅脫輓掉三寸之舌建不拔之策舉中國徒

之長安適也

漢書曰婁敬成隴西過洛陽高帝在焉敬脫輅曰臣願見上言便宜又說上曰陛下

都洛陽不便不如入關據秦之固是日車駕西都長安應劭曰輅謂以木當育以輓車也論語摘輔像曰子貢

掉三寸之舌動

五帝垂典三王傳禮百世不易叔孫通

起於枹鼓之間解甲投戈遂作君臣之儀得也

左氏傳而鼓漢書叔孫通曰臣願徵

魯諸生弟子共起朝儀也

呂刑靡敝秦法酷烈

尚書序曰穆王訓夏贖刑禮記曰

聖漢權制而蕭何造律宜

也

漢書曰相國蕭何摺撫秦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

故有造蕭何之律於唐

虞之世則性矣

服虔曰性猶繆也性布迷切性或作繆

有作叔孫通儀於

於四海之內

夏殷之時則惑矣有建婁敬之策於成周之世則乖矣

左氏傳曰召公糾合宗族于成周

有談范蔡之說於金張許史之間則

狂矣

金日磾張安世許廣漢史恭史高也

夫蕭規曹隨留侯畫策陳平

出奇功若泰山響若坻隤

應劭曰天水有大坂名曰隤坻其山堆傍着崩落作

聲聞數百里故曰坻墮坻丁禮切韋昭坻音若是理
之是字書曰巴蜀名山堆落日坻韓子曰泰山之功
長立於國家日月之
名久著於天地 雖其人之膽智哉亦會其時之

可為也故為可為於可為之時則從為不可為於不
可為之時則凶若夫蘭生收功於章臺晉灼曰相如
獻璧於此臺

四皓采榮於南山四皓已見上文采榮
公孫創業

於金馬驃騎發跡於祁連孟康曰公孫弘對策於
金馬門史記曰弘至太

常對策為第一拜為博士又曰驃騎將軍霍司馬
去病擊匈奴至祁連山捕首虜甚多

長卿竊貨於卓氏東方朔割炙於細君史記曰文君
夜亡奔相如

卓王孫不得已分予文君僮百人錢百萬為富人居漢
書曰伏日詔賜從官肉太官丞日晏不來東方朔獨拔

劍割肉即懷肉去太官奏之上曰先生起自責也朔曰
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劍割肉一何壯也割之不多

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上笑曰使先生自責乃
反自譽復賜酒一石肉百斤歸遺細君割炙割損其炙

也僕誠不能與此數子並故默然獨守吾大玄

荅賓戲一首 并序

班孟堅

永平中為郎典校祕書專篤志於儒學以著述為業或

譏以無功項岱曰或有譏班固雖篤志博
學無功勞於時仕不富貴也又感東方朔

楊雄自喻以不遭蘇張范蔡之時曾不折之以正道明

君子之所守故聊復應焉其辭曰

賓戲主人曰蓋聞聖人有一定之論烈士有不易之分

項岱曰謂庖羲堯舜文王周公孔子也論論道化也一
定五經垂之萬世後人不能改也分決也謂許由巢父

伯成子高夷齊吳札志自然之決不可變易亦云名而
也善曰淮南子曰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

已矣如淳曰唯故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孫豹之辭

也夫德不得後身而特盛功不得背時而獨彰言德以

功以濟世故德不得後其身而特盛功不得背其時而獨彰言德以

棲棲遑遑言貴及時故不避棲遑之意也孔席不暝墨突不

黔韋昭曰暝温也言坐不暝席也文子曰墨子無黔突

之害也小雅曰由此言之取舍者昔人之上務著作者

前列之餘事耳劉德曰取者施行道德今吾子幸遊帝

王之世躬帶紱冕之服師古曰帶大帶冕冠也項岱浮英華

湛道德英華草木之美故以喻帝德也浮沈言其洋溢

字字或為耽於義雖同非古文也響龍虎之文舊矣孟康曰響被也蘇

衣也易曰大人虎變其文炳言文章之盛久也響莫版切卒不能攄首尾奮翼鱗鱗皆謂飛龍

之者影駭聞之者響震言見之者雖影而必駭聞之者雖響而必

驚也爾雅曰震懼也徒樂枕經籍書紆體衡門上無所蒂下無所根韋

計切曰蒂都獨攄意乎宇宙之外銳思於毫芒之內項岱曰

芒毛之顛杪也潛神默記緬以年歲如淳曰緬音巨竟之巨方

為緬曰以巨然而器不賈於當己用不効於一世劉德曰賈

古雖馳辯如濤波如淳曰潮水之摛藻如春華韋昭曰

摛施切藻水草之有文者猶無益於殿最也漢書音義

鹽鐵論曰文學繁於春華曰上功曰

最下功 意者且運朝夕之策定合會之計使存有顯號

亡有美謚不亦優乎主人道爾而笑曰項岱曰道寬舒顏色之貌也讀

作若賓之言所謂見世利之華聞道德之實守空奧之

熒燭未仰天庭而覩白日也應劭曰爾雅曰西南隅謂之奧東南隅謂之窻字林

熒燭未仰天庭而覩白日也項岱曰周王失

侯伯方軌戰國橫鶩項岱曰方併也軌轍也東西交馳謂之鶩七國爭疆車既併轍騎復

橫於是七雄虓鬪分裂諸夏龍戰虎爭晉灼曰詩云鬪如虓虎項岱曰

龍以喻人君周易曰龍戰于野其血玄黃虎以喻猛力爭不以任也

遊說之徒風颭電激並起而救之其餘焮飛景附雲煜其間者蓋不可勝載

韋昭曰颭風之聚猥者也音庖晉灼曰雲音暈爾之暈說文熒火飛也焮與熒古字通並必遙切雲煜光明之

貌也雲炎輒切當此之時搨朽摩鈍鈇刀皆能一斷韋昭曰搨切

而蹶千金魯連已見上文虞卿以顧眄而捐相印史記曰秦

昭王遺趙王書持魏齊頭來魏齊亡出見趙相虞卿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印與魏齊間行夫啾

發投曲感耳之聲項岱曰啾口吟也合之律度淫蠹而

不可聽者非韶夏之樂也李奇曰淫繩不正也因勢合變遇時之

容項岱曰容宜也或因際會之勢合變譎之事風移俗

易乖迂而不可通者非君子之法也及至從人合之衡

人散之韋昭曰從人合之助六國亡命漂說羈旅騁辭

項岱曰委君之徒謂之亡命謂亡君命也善曰左傳陳敬仲曰羈旅之臣杜預曰羈寄也旅客也商鞅挾

商鞅挾

三術以鑽孝公服虔曰王霸富李斯奮時務而要始皇

項岱曰奮發也時務謂六國彼皆躡風塵之會履顛沛

之勢項岱曰彼謂商鞅李斯輩也風發於據徼乘邪以求一日

之富貴言據激幸而朝為榮華夕為顛賴福不盈皆禍溢於

世李奇曰當富貴之凶人且以自悔況吉士而是賴乎

項岱曰凶人謂商鞅之輩臨死敗皆悔恨之且功不可

以虛成名不可以偽立韓設辨以激君呂行詐以賈國

服虔曰韓韓非設辨於始皇韋昭曰呂不韋立子楚以市秦利說難既適其身乃囚

貴厥宗亦墜史記曰秦昭王子于楚質於趙呂不韋賈

即鄆見曰此奇貨可居乃以五百金與子

楚復以五百金買奇物玩好而遊秦獻華陽夫人立子

楚為嫡嗣秦王薨謚為孝文子楚代立為莊襄王以呂

不韋為丞相竟飲酖而死故云厥宗是以仲尼抗浮雲之

志孟軻養浩然之氣孔叢子子思曰抗志則不愧於道

浮雲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敢問何謂浩然之氣

曰難言也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

天地之間項岱曰皓白彼豈樂為迂闊哉道不可以貳

也項岱曰迂遠也貳二也君子履端於始歸成於終擬

聖人之道豈可二行如斯鞅韓非不韋之徒也善曰

說文曰迂方今大漢洒掃群穢夷險芟荒晉灼曰發開也

字善曰掃即廓帝絃恢皇綱項岱曰絃張也皇君也善曰基

今掃字也隆於羲農規廣於黃唐其君天下也炎之如日威之如

神函之如海養之如春說文曰炎火也謂光照也史記

曰帝堯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

文四十五

之如日望之如雲朝錯新書曰臣是以六合之內莫不

聞帝王之道包之如海養之如春

同源共流韋昭曰六合沐浴立德稟仰太餼史記太公曰

之植山林鳥魚之毓川澤得氣者蕃滋失時者零落項

曰蕃盛也零凋病也言遇仕者昌盛

不遇者凋病如萬物於天地之間也

云人事之厚薄哉項岱曰參三也言漢家之施化今吾

子處皇代而論戰國曜所聞而疑所覲欲從整敦而度

高乎泰山懷沈濫而測深乎重淵亦未至也服虔曰敦

也應劭曰爾雅曰前高整丘如覆敦者敦丘也爾雅曰

沈泉穴出穴出仄出也濫泉正出正出湧出也服虔曰

郭璞爾雅注曰敦蓋也都回切

賓曰若夫鞅斯之倫襄

周之凶人既聞命矣項岱曰周襄王霸起鞅斯敢問上

古之士處身行道輔世成名可述於後者默而已乎主

人曰何為其然也昔者咎繇謨虞箕子訪周尚書曰咎

歸又曰武王勝殷以箕子言通帝王謀合神聖殷說夢發

於傅巖周望兆動於渭濱尚書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

以漁釣奸周西伯將出占之曰所獲非龍非虎

非熊非羆所獲霸王之輔西伯果遇太公渭濱齊寧激

聲於康衢漢良受書於邳垠說苑陳子說梁王曰甯戚

公得之而霸也爾雅曰五達曰康四達曰衢漢書曰張

良從容步遊下邳圯上有一老父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為

王者師晉灼曰垠皆埃命而神交匪詞言之所信故能

建必然之策展無窮之勲也近者陸子優游新語以興

董生下帷發藻儒林

鄭玄曰優游不仕也史記高帝拜陸賈為太中大夫謂賈曰試為我

著秦所以失天下我所以得之者何陸生乃祖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號其書曰新語又曰董仲舒以治春秋為博士下帷講誦

弟子或莫見其面

劉向司籍辨章舊聞揚雄譚思法

言太玄

項岱曰司主也籍書籍也善曰漢書曰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每一卷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旨意錄而奏之又曰揚雄譚思渾天又

誤十二卷象論語號曰法言渾天即太玄經也皆及時

君之門闡究先聖之壺奧

應劭曰爾雅曰宮中巷謂之壺苦本切婆娑乎

術藝之場

項岱曰婆娑偃息也休息乎篇籍之囿以全

其質而發其文用納乎聖德烈炳乎後人斯非亞與

曰聖德明君知賢而納用之也若乃伯夷抗行於首陽

柳惠降志於辱仕顏潛樂於簞瓢孔終篇於西狩

論語曰

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左氏傳曰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春秋元命

包曰孔子曰丘作春秋始於元終於麟王道成也聲盈塞於天淵真吾徒之師表

也

項岱曰言若此之榮名且吾聞之一陰一陽天地之

方

周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孔乃文乃質王道之綱

曰或施質道或施文道此王者所以為綱維也善曰春秋元命包曰一質一文據天地之道天質而地文曰正朔三

再而復

有同有異聖哲之常

項岱曰有同仕遇而進有異不合而退此聖

道故曰慎脩所志守爾天符委命供已味道之腴

曰符相命也腴道之美者也善曰文子曰不言之師不道之道若或通焉謂之天符桓譚答楊雄書曰子雲勤味道

也

神之聽之名其舍諸

項岱曰有神豈舍之乎將必福祿之

賓又不聞和氏之璧韞於荆石隋侯之

善曰毛詩曰神之聽之式穀與汝

珠藏於蚌蛤乎歷世莫眊不知其將含景曜吐英精曠

千載而流光也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璞玉於楚山之中

焉遂名曰和氏之璧淮南子曰隋侯見大蛇傷斷以藥傅而

塗之後蛇於江中銜大珠應龍潛於潢汙魚鼃媒之項

曰天有九龍應龍有翼服虔曰左氏不覩其能奮靈德

合風雲超忽荒而踈昊蒼也項岱曰忽荒天上也昊蒼

音戟踈與據同謂之故夫泥蟠而天飛者應龍之神也

先賤而後貴者和隋之珍也時暗而久章者君子之真

也項岱曰時暗未顯用時也久舊也章明也言君子懷

升天隋和先賤而後貴也如此是比君子道德之真言屈

伸如一無變也善曰淮南子曰君子之道久而章遠而隆

也若乃牙曠清耳於管絃離婁眇目於毫分項岱曰牙

師曠也管鍾律之管絃琴瑟之調也毫分秋毫之末分也

善曰纏子董無心曰離婁之目察秋毫之末於百步之外

可謂逢蒙絕技於弧矢般輸推巧於斧斤吳越春秋陳

弓後有楚狐父以其道傳羿羿傳逢蒙項良樂軼能於

相馭烏獲抗力於千鈞秦穆公時人也軼過也王良善

御馬伯樂工相馬抗力力抗也三十斤曰鈞千鈞者三萬

斤善曰呂氏春秋薄疑說衛嗣君曰烏獲舉千鈞又况一

乎和鵲發精於鍼石研桑心計於無垠左氏傳曰晉侯

使醫和視之史記曰扁鵲使弟子子陽厲鍼砥石又曰

越王勾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韋昭曰研范

蠡之師計然之名也漢書曰桑弘走亦不任厠技於彼

列故密爾自娛於斯文服虔曰走孟堅自謂

也爾雅曰密靜也

辭

秋風辭一首 并序

漢武帝

上行幸河東祠后土顧視帝京欣然中流與群臣飲燕
上歡甚乃自作秋風辭曰

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落兮鴈南歸禮記曰季秋之月草木黃落鴻

賓鴈來蘭有秀兮菊有芳攜佳人兮不能忘泛樓舫兮濟

汾河應劭漢書注曰作大舫上施樓故號曰樓舫橫中流兮揚素波列女傳

兮歌曰水揚波簫鼓鳴兮發棹歌棹歌引歡樂極兮哀情

多列女傳陶荅子妻少壯幾時兮奈老何古長歌行曰

老乃悲傷曰樂極必哀來

歸去來一首

陶淵明序曰余家貧又心憚遠役彭澤縣去

與之情自免去職因事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毛詩曰式微胡不歸既自以心為

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淮南子曰是皆形神俱役者悟已

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論語楚狂接輿歌曰往寔迷

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莊子謂惠子曰遲與陳伯之書

十而化始時所是卒而非之未知舟遥遥以輕颺風飄

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毛詩曰駢駢

熹亦熙字也乃瞻衡宇載欣載奔毛詩曰衡門之僮僕

熙光明也

歡迎稚子候門周易曰得僮僕貞史記三逕就荒松菊

猶存三輔決錄曰蔣詡字元卿舍中三逕唯攜幼入室

有酒盈樽戰國策曰扶老攜幼迎孟嘗君引壺觴以自

酌眇庭柯以怡顏陸機高祖功臣倚南窗以寄傲審容

膝之易安韓詩外傳北郭先生妻曰今結駟列騎所

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爾雅曰堂上謂之行堂下

謂之走郭璞曰此皆人行步趨走

策扶老以流憩時矯

首而遐觀易林曰鳩杖扶老衣食百雲無心以出岫鳥

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丁儀妻寡

親昵絕交游世與我而相遺復駕言兮焉求桓子

失焉毛詩曰駕言出遊又曰知其絕異者常為世俗所遺

者謂我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說文曰

賦曰玩琴書以滌暢農人告余以春兮將有事乎西疇

賈逵國語注或命中車或棹孤舟孔叢子孔子歌曰巾

車猶衣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曹攄贈石

窈窕山道深埋蒼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毛萇

曰欣欣樂也家語金人銘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

休大戴禮曰君道當則萬物皆得其宜郭璞遊仙已矣

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尸子老萊子曰

閒寄也琴賦曰委性命兮任去留如也孔叢子孔子歌曰天下如一欲何之所謂賢人者躬為匹夫而不願富貴莊子華封人謂堯曰乘彼白雲至于帝鄉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東征賦曰選良辰而將行淮南子要略也司馬彪曰獨往任自然不復顧世論語曰植其杖而耘毛詩曰或耘或耔臨清流而賦詩阮籍奏記曰將耕東臯之陽毛萇詩傳曰舒緩也琴賦曰臨清流而賦新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家語孔子曰化於陰化窮數盡謂之死莊子曰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周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

序上

毛詩序一首

卜子夏

家語曰卜商字子夏衛人也

鄭氏箋

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求歌之求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發猶見也聲謂宮商角徵羽也聲成文者宮商上下相應也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

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
之者足以戒故曰風風化風刺皆謂譬喻不斥言也主文主與樂宮商相應也譎諫詠歌
依違不直諫也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
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
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
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
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
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
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
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志

也始者謂王道興衰之所由也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

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

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自從也從北而南謂其化從岐周被江漢之域

先王斥太王王季文王也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

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

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哀蓋字之誤也哀當為衷謂中心念

怨之也無傷善之心謂好仇也

尚書序一首

孔安國

漢書曰孔安國以治尚書為武帝博士臨淮太守

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
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

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
至于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與義其歸一揆是
故歷代寶之以爲大訓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
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
氣所宜皆聚此書也春秋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
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即謂上世帝王遺書也先君孔子
生於周末覩史籍之煩文懼覽之者不一遂乃定禮樂
明舊章刪詩爲三百篇約史記而修春秋讚易道以黜
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於
周芟夷煩亂翦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
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弘至道示人
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
並受其義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
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漢室龍興開設
學校旁求儒雅以闡大猷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
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
篇之義世莫得聞至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
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
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闢金石絲竹之
音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

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為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皋陶謨盤庚三篇合為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為四十六卷其餘錯亂摩滅不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承詔為五十九篇作傳於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經籍採摭羣言以立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於將來書序序所以為作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既畢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傳之子孫以貽後世若好古博雅

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

春秋左氏傳序一首

杜預

臧榮緒晉書曰杜預字元凱京兆人也起家拜尚書郎稍遷至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平吳加位特進薨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孟子曰楚謂之檮杌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韓宣子適魯見

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五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書諸所記注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僞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誡其餘皆即用舊史史有文質辭有詳略不必改也故傳曰其善志又曰非聖人孰能修之蓋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爲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辨理或錯經以合異隨

義而發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略不盡舉非聖人所修之要故也身爲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而柔之使自求之厭食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脩之以成一經之通體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然亦有史所不書即以爲義者此蓋春秋新意故傳不

言凡曲而暢之也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言則傳直言其歸趣而已非例也故發傳之體有三而爲例之情有五一日微而顯文見於此而義起在彼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緣陵之類是也二曰志而晦約言示制推以知例參會不地與謀曰及之類是也三曰婉而成章曲從義訓以示大順諸所諱避璧假許田之類是也四曰盡而不汙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車齊侯獻捷之類是也五曰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亡欲蓋而章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類是也推此五體以尋經傳觸類而長之附于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

人倫之紀備矣或曰春秋以錯文見義若如所論則經當有事同文異而無其義也先儒所傳皆不其然若曰春秋雖以一字爲褒貶然皆須數句以成言非如八卦之爻可錯綜爲六十四也固當依傳以爲斷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遺文可見者十數家大體轉相祖述進不成爲錯綜經文以盡其變退不守丘明之傳於丘明之傳有所不通皆沒而不說而更膚引公羊穀梁適足自亂預今所以爲異專脩丘明之傳以釋經經之條貫必出於傳傳之義例總歸諸凡推變例以正褒貶簡一傳而去異端蓋丘明之志也其有疑錯則備論而

闕之以俟後賢然劉子駿創通大義賈景伯父子許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未有穎子嚴者雖淺近亦復名家故特舉劉賈許穎之違以見同異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又別集諸例及地名譜第歷數相與爲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顯其異同從而釋之名曰釋例將令學者觀其所聚異同之說釋例詳之也或曰春秋之作左傳及穀梁無明文說者以爲仲尼自衛反魯修春秋立素王丘明爲素臣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魯危行言遜以避當時之害故微其文隱其義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經終孔丘卒

敢問所安荅曰異乎余所聞仲尼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此制作之本意也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傷時王之政也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非其時虛其應而失其歸此聖人所以爲感也絕筆于獲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爲終也曰然春秋何始於魯隱公荅曰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隱公讓國之賢君也考乎其時則相接言乎其位則列國本乎其始則周公之祚脩也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紹開中興隱公能弘宣祖業光啓王室則西周之美可尋文武之跡不墜是故因其歷數附其行事采周之舊以會成王義垂

法將來所書之王即平王也所用之歷即周正也所稱之公即魯隱也安在其黜周而王魯乎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此其義也若夫制作之文所以彰往考來情見乎辭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此理之常非隱之也聖人包周身之防既作之後方復隱諱以避患非所聞也子路使門人為臣孔子以為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論也先儒以為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既已妖妄又引經以至仲尼卒亦又近誣據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小邾射不在三叛之數故余以為感麟而作作起獲麟則文止於所起為得其實至於反袂

拭面稱吾道窮亦無取焉

三都賦序一首

臧榮緒晉書曰左思作三都賦世人未重皇甫謐有高名於世

思乃造而示之謐稱善為其賦序也

皇甫士安

臧榮緒晉書曰皇甫謐字士安安定朝那人年二十始受書得風痺疾猶手不輟卷舉孝廉不行又辟著作不應卒於家

玄晏先生曰

謐自序曰始志乎學而自號玄晏先生玄靜也晏安也先生學人之通稱也古

人稱不歌而頌謂之賦

漢書曰傳云不歌而頌謂之賦然則賦也者所以因物造端敷弘體理欲人不能加也

以因物造端敷弘體理欲人不能加也

漢書曰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

也釋名曰賦敷也敷布其義謂之賦

引而申之故文

必極美觸類而長之故辭必盡麗

周易曰引而申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

事畢然則美麗之文賦之作也法言曰詩人賦麗以則昔之為文

者非苟尚辭而已法言曰或曰君子尚辭乎曰君子事之為尚將以細之王

教本乎勸戒也說文曰細系也女九切自夏殷以前其文隱沒靡

得而詳焉夏有五子之周監二代文質之體百世可知

論語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又子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故孔子采萬

國之風正雅頌之名集而謂之詩漢書曰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

知得失自考正也詩人之作雜有賦體子夏序詩曰一

曰風二曰賦故知賦者古詩之流也兩都賦序曰賦至者古詩之流也

于戰國王道陵遲風雅寢頓於是賢人失志辭賦作焉

漢書曰春秋之後周道寢壞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是以孫卿屈原之屬遺文炳

然辭義可觀西都賦序曰文章炳焉存其所感咸有古

詩之意皆因文以寄其心託理以全其制賦之首也漢書

曰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譏憂國皆作賦以風喻咸有惻隱古詩之義班固漢書述曰蔚為辭宗賦頌之首

及宋玉之徒淫文放發言過于實誇競之興體失之漸

風雅之則於是乎乖漢書曰其後宋玉唐勒競為侈麗

辭人之賦麗以淫逮漢賈誼頗節之以禮自時厥後綴文之士

不率典言並務恢張其文博誕空類孔安國尚書大傳曰誕大也大

者罩天地之表細者入毫纖之內雖充車聯駟不足以

載廣夏接榱不容以居也其中高者至如相如上林楊

雄甘泉班固兩都張衡二京馬融廣成王生靈光范曄後漢

書曰馬融為校書郎時鄧太后臨朝遂寢蒐狩之禮故循職縱橫融以為文武之道聖賢不墜上廣成頌以調

諫初極宏侈之辭終以約簡之制煥乎有文蔚爾鱗集

皆近代辭賦之偉也論語子曰大哉堯之為君煥乎其

蔚也難蜀父老若夫土有常產俗有舊風方以類聚物

以群分周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而長卿之儔過以非方之

物寄以中域虛張異類託有於無祖構之士雷同影附

流宕忘反非一時也徐廣史記注曰祖者宗習之謂也

謝承後漢書序曰士庶流宕他州異境曩者漢室內潰四海圯裂孫劉二

氏割有交益魏武撥亂擁據函夏公羊傳曰撥亂反正函夏已見緒白馬賦

故作者先為吳蜀二客盛稱其本土險阻瓌琦可以偏

王瓌琦曰瓌瑋珍琦也而却為魏主述其都畿弘敞豐麗奄有諸

華之意言吳蜀以擒滅比亡國而魏以交禪比唐虞既

已著逆順且以為鑒戒漢書曰甚誘逆之理蓋蜀包梁

岷之資吳割荆南之富魏跨中區之衍考分次之多少

計殖物之眾寡星之分次物之生殖也周禮曰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域又曰動物宜毛植

卑物宜比風俗之清濁課士人之優劣亦不可同年而語

矣過秦論曰則不可同年而語矣二國之士各沐浴所聞史記曰太史公曰成王作

頌沐浴膏澤家自以為我土樂人自以為我民良皆非通方

之論也作者又因客主之辭正之以魏都折之以王道

其物土所出可得披圖而校左氏傳賈媚人曰疆理天下物土之宜杜預曰播殖

之物各體國經制可得按記而驗豈誣也哉周禮曰惟從土宜國經野鄭玄曰體猶分也

思歸引序一首

石季倫

余少有大志夸邁流俗弱冠登朝臧榮緒晉書曰崇早

修武令有能名范曄後漢書馬援曰吾從弟少遊哀吾慷慨多大志禮記曰不從流俗班固漢書述曰矯矯賈

生弱冠登朝歷位二十五年五十以事去官臧榮緒晉書曰崇為大司農坐

未被書擅去官免晚節更樂放逸篤好林藪魏太祖祭喬玄文曰非至親之篤好

胡肯為遂肥遁於河陽別業周易曰肥遁無不利其制宅也却阻

長堤前臨清渠百木幾於萬株流水周於舍下楚辭曰水周兮

堂有觀閣池沼多養魚鳥家素習技頗有秦趙之聲班固

漢書楊惲報孫會宗書曰家本秦人能為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出則以游目弋釣為事入

則有琴書之娛楚辭曰忽反顧以游目劉歆又好服食

咽氣志在不朽古詩曰服食求神仙傲然有凌雲之操漢書曰司

奏大人賦天子曰飄飄有凌雲之歛勿復見牽羈波委

於九列臧榮緒晉書曰崇後為太僕困於人間煩黷常思歸而求歎

賈逵國語注曰黷媠也毛詩曰茲之求歎尋覽樂篇有思歸引琴操思歸者衛女之所作

也欲歸不得心悲憂傷儻古人之情有同於今故制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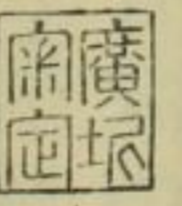
曲此曲有絃無歌今為作歌辭以述余懷恨時無知音

者今造新聲而播於絲竹也周禮曰播之以八音

文選卷第四十五

文選卷第四十六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李高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序下

陸士衡豪士賦序一首

顏延年三月三日曲水詩序一首

王元長三月三日曲水詩序一首

任彥昇王文憲集序一首

豪士賦序一首

陸士衡

臧榮緒晉書曰機惡

齊王問矜功自伐受爵不讓及齊亡作豪士賦呂氏春秋曰老聃孔子墨翟關尹子

列子陳駢楊朱孫臏王寥兒良此十人者皆天下之豪士也然機猶假美號以名賦也

夫立德之基有常而建功之路不一左氏傳穆叔曰太

立何則循心以為量者存乎我言立德必循於心故存乎我因物以

成務者繫乎彼言建功必因於物故繫乎彼存夫我者隆殺止乎其

域繫乎物者豐約唯所遭遇言德有常量至域便止功無常則因遇乃成域謂身

也落葉俟微風以墮而風之力蓋寡漢書王恢謂韓安國曰夫草木遭霜

者不可以遇風孟嘗遭雍門而泣而琴之感以末桓子新論曰雍門周以琴見孟

嘗君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文悲乎對曰臣竊為足下有所悲千秋萬歲後墳墓生荆棘游童牧豎躑躅

其足而歌其上曰孟嘗君之尊貴亦猶若是乎於是孟嘗喟然太息涕承睫而未下雍門周引琴而鼓之徐動

遂激歛而就之是琴之感以末也何者欲墮之葉無所

假烈風將墜之泣不足繁哀響也是故苟時啓於天理

盡於民時既啓之於天理又盡於人事言立功易也庸夫可以濟聖賢之功斗

筭可以定烈士之業說苑曰管仲庸夫也桓公得之以為仲父論語子貢曰今之從政者

何如子曰噫斗筭之人何足算也故曰才不半古而功已倍之蓋得之

於時勢也孟子曰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唯

此時為然歷觀古今徼一時之功而居伊周之位者有矣孟子曰彼一時

夫我之自我智士猶嬰其累物之相物昆蟲

皆有此情孟子曰爾為爾我為我文子曰譬言吾處於天

物之與我也有何以相物也禮記曰昆蟲未夫以自我

之量而挾非常之勲神器暉其顧眄萬物隨其俯仰老子

曰天下神器不可心玩居常之安耳飽從諛之說史記
為也為者敗之曰上置公卿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豈識乎功在身外任出才表者
哉且好榮惡辱有生之所大期孫卿子曰好榮惡辱好利惡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忌盈害上鬼神猶且不免左氏傳曰鬼神害盈而福謙
勇則害上不人主操其常柄天下服其大節韓子曰操登於明堂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政之大節也故曰天可讎
乎左氏傳曰楚子入于雲中鄭公辛之弟懷將殺王辛曰君討臣誰敢讎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讎乎
而時有衽服荷戟立于廟門之下援旗誓眾奮於阡陌
之上漢書曰宣帝祠孝昭廟先歐旄頭劍挺墮地首垂泥土中刃響乘輿車馬驚於是召梁丘賀筮之有兵謀不吉上還使有司侍祠時霍氏外孫代郡太守任宣坐謀反誅宣子章為公車丞亡在渭城界中夜衽服入廟居郎間

執戟立廟門待上至欲為逆發覺伏誅蘇林曰衽服黑服也過秦論曰陳涉躡足行伍之間而俛起阡陌之中斬木為兵揭竿為旗援于元切况乎代主制命自下財物者哉后以財成而臣尸子曰天生萬物聖人財之廣樹恩不足以敵怨勤興利不足以補害故曰代大匠斲者必傷其手老子曰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且夫政由審氏忠臣所為慷慨祭則寡人人主所不久堪左氏傳曰衛獻公反國政由審氏祭則寡人是以君顛鞅鞅於不悅公旦之舉高平師師側目博陸之勢尚書序曰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非少主臣也又曰魏相字弱翁遷御史四歲代韋賢為丞相封高平侯班固迷魏相曰高平師師惟辟作威圖黜凶害天子是毗韋昭曰師師相尊法也漢書曰列侯宗室見鄧都側目又曰霍光為博陸侯而成王不遣嫌吝於懷宣帝若負芒刺於背非其然者

與尚書曰武王既喪管叔及群弟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孔安國曰成王信流言而疑周公漢書曰宣帝始立謁見高廟大將軍霍光從

莫富焉王曰叔父親莫昵焉尚書曰光被四表毛詩曰王曰叔父毛萇曰叔父謂

也周公登帝大位功莫厚焉守節沒齒忠莫至焉漢書昭

光上奏曰太宗亡嗣孝武皇帝曾孫病已可以嗣孝昭皇帝太后詔可尚書伊尹曰天位艱哉李陵與蘇武書

曰薄賞子以守節論語或問管仲曰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而傾側顛沛僅

而自全則伊生抱明允以嬰戮文子懷忠敬而齒劍固

其所也尚書曰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左氏傳曰高陽氏有才子明允篤誠紀年曰太甲潛出自

桐殺伊尹吳越春秋曰文種者本楚南郢人也姓文字少禽禮記孔子曰儒有懷忠信以待舉史記曰勾踐平

吳人或讒大夫種且作亂越王乃賜種劍曰子教寡人伐吳七術寡人用其三而敗一夫其四在子子為我從先

王試之種遂自殺枚叔上書諫吳王曰腐肉之齒利劍也因斯以言夫以篤聖穆親

如彼之懿謂周公也大德至忠如此之盛謂霍光也尚不能取信

於人主之懷止謗於衆多之口鄒陽於獄上書曰不尊乎衆多之口過此

以往惡烏覩其可安危之理斷可識矣又况乎饕餮高大

名以冒道家之忌運短才而易聖哲所難者哉穀梁傳曰君不

尸小事臣不專大名老子曰富貴而驕自遺其咎莊子曰功成者隳名成者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

身危由於勢過而不知去勢以求安禍積起於寵盛而

不知辭寵以招福見百姓之謀已則申宮警守以崇不

畜之威左氏傳曰公待於壞墮申宮警備懼萬民之不

服則嚴刑峻制以賈古傷心之怨新序曰商鞅為嚴刑峻法易古三代之制

杜預左氏傳注曰賈賣也 然後威窮乎震主而怨行乎

尚書曰民罔不盡傷心 上下 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 衆心日陵巨氏危機

將發而方偃仰瞪直視也孕眄謂足以夸世毛詩曰或棲遲偃

齊首目以瞪眄齊首目以瞪眄笑古人之未工亡已事之已拙知曩

勳之可矜暗成敗之有會是以事窮運盡必於顛仆赴音

風起塵合而禍至常酷也答賓戲曰彼皆躡風塵之會

斯革也風發於天以諭君 聖人忌功名之過已惡寵祿

之踰量蓋為此也夫惡欲之大端賢愚所共有禮記曰

大惡存焉故惡欲者心之大端也 而游子殉高位於生

前志士思垂名於身後受生之分唯此而已夫蓋世之

業名莫大焉漢書曰項羽歌曰震主之勢位莫盛焉震

已見 率意無違欲莫順焉借使伊人頗覽天道知盡不

可益盈難久持周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毛詩超然自

引高揖而退司馬遷報任少卿書曰則巍巍之盛仰邈

前賢洋洋之風俯冠來籍而大欲不乏於身至樂無愆

乎舊節彌效而德彌廣身逾逸而名逾劭爾雅注曰此

之不為彼之必昧然後河海之跡堙為窮流一簣之豐

積成山岳論語曰譬如為山未名編函頑之條身馱茶

毒之痛豈不謬哉毛詩曰人之貪故聊賦焉庶使百世

少有寤云

三月三日曲水詩序一首

風俗通曰周禮女巫巫掌歲時祓除疾病禳

者絜也於水上盟絜也巳者祉也邪疾巳去祈介祉也韓詩曰三月桃花水之時鄭國之俗三月上巳於溱洧兩水之上執蘭招魂被除不祥也續齊諧記曰晉武帝問尚書摯虞曰三月曲水其義何答曰漢章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而俱亡一村以為怪乃招携至水濱盥洗遂因水以泛觴曲水之義起於此帝曰若所談非好事尚書郎束皙曰仲治小生不足以及知臣請說其始昔周公成洛邑因流水以泛酒故逸詩曰羽觴隨流波又秦昭王三日置酒河曲見有金人出奉水心劍曰令君制有西夏乃因其處立為曲水二漢相公皆為盛集帝曰善賜金五十斤左遷仲治為陽城令裴子野宋略曰文帝元嘉十一年三月丙申禊飲於樂遊苑且祖道江夏王義恭衡陽王義季有詔會者咸作詩詔太子中庶子顏延年作序

顏延年

夫方策既載皇王之迹已殊鐘石畢陳舞詠之情不一

禮記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道布在方冊春秋說題辭曰尚書者二帝之跡三王之義所推期運明受命之際郭象莊子注曰皇王殊跡隨世為名漢書曰石曰雖淵磬金曰鍾毛詩序曰求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雖淵流遂往詳略異聞上林賦曰恐後代靡麗遂往而不然反春秋序曰史有文質辭有詳略
其宅天衷立民極莫不崇尚其道神明其位東京賦曰豈如宅中而圖大呂氏春秋曰古之王者擇天之中而立國擇國之中而立宮周禮曰設官分職以為民極周易曰聖人
以神明拓土世貽統固萬葉而為量者也魏志高堂隆垂統必俟聖賢晉中興書詔有宋函夏帝圖弘遠楊雄桓立曰蕃衛王家垂固萬葉
賦曰函夏之大漢書服虔曰函夏諸夏也孝經鉤命決曰丘乃授帝圖授秘文高祖以聖武定

鼎規同造物

宋高祖也左氏傳王孫滿謂楚子曰成王定鼎于郊鄒莊子孔子曰夫造物者為人

司馬彪曰造物者為道

皇上以睿文承歷景屬宸居

皇二宋文帝也尚書曰睿

哲文明又曰天之歷數在爾躬景光景連屬也典引曰高光二聖宸居其域蔡邕曰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

隆周之下既永宗漢之兆在焉

楊雄河東賦曰脈隆周之大寧左氏傳王

孫滿曰成王定鼎於郊鄒卜世三十卜年七百漢書文紀曰兆得大橫占曰大橫庚庚余為天王 正體

毓德於少陽王宰宣哲於元輔

正體太子也喪服傳曰父為長子三年傳曰何

以三年長子正體於上周易曰蠱君子以振民毓德少陽東宮也鄭立禮記注曰東郊少陽諸侯象也王宰已

見曲水詩毛詩曰宣哲維人文武惟后 畧緯昭應山瀆

班固涿邪山文曰眺眺將軍大漢元輔 效靈

說文曰晷日影也緯五星也易乾鑿度曰五緯順軌四時和栗山五嶽也瀆四瀆也效靈山出器車瀆出圖 五方雜還 徒四隩來暨 尚書曰九州攸同四隩

既澤吳都賦曰都輦般而四隩來暨選賢建戚則宅之於茂典施命發號

必酌之於故實

左氏傳士會曰楚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又曰為教為宰擇楚國

之令典尚書武王曰發號施令罔有不臧毛詩序曰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國語楚穆仲謂宣王曰魯侯賦

訓而資於故實 天子協樂上庠肆教

東觀漢記孝明曰天子樂官禮記曰有 章程明密品式周備

漢書曰高帝氏養國老於上庠 章程明密品式周備

定章程謝承後漢書曰魏朗為河內太守明密法令漢書曰宣帝樞機周密品式備具 國容砥令

而動軍政象物而具 國左氏傳曰士會曰為教為宰百官象物而動軍

箴闕記言校文講藝之官采遺於內輔

政不戒而備 車朱軒懷荒振遠之使論德于外

左氏傳魏絳曰昔周辛甲之為太史也命百官箴王闕禮記曰言則右史書之西都賓曰啓發篇章校理秘文講論于六藝稽古於同異楊雄答劉歆書

曰嘗聞先代輔軒之使風俗通曰周秦常以八月輔軒使采異代方言辨亡論曰輔軒騁於南荒尚書大傳曰未命為士不得朱軒西征賦曰張博望賴莖素毳并柯共穗銜命則蘇屬國震遠則張博望賴莖素毳并柯共穗之瑞史不絕書棧山航海踰沙軼漠之貢府無虛月朱草也素毳白虎也并柯連理也共穗嘉禾也左氏傳晉司馬叔侯曰魯之於晉也職貢不乏史不絕書府無虛月如是可矣楊雄交州箴曰烈燧千城通驛萬里穹航海三萬束牽其犀軼余曰切居之君內首稟朝卉服之酋回面受吏穹居之君匈奴也魏都賦曰思稟正朔尚書曰島夷卉服劇秦美新曰海外遐方回首內嚮漢書曰印笮之君長欲願為內臣妾請吏北面是以異人慕響俊民間出班固漢書贊曰羣士慕響異人並出尚書曰俊民用章漢書曰漢興詩書警蹕清夷表裏悅穆仲長子昌言曰姦將往往間出徙縣中宇張樂岱郊言將徙都洛邑封禪泰山也莊子曰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

之樂於洞庭之野增類帝之宮飭禮神之館塗歌邑誦以望屬車之塵者久矣禮記曰天子將出征類于上帝類祭也西都賦曰禮神祇懷百靈司馬相如諫獵曰犯屬車之塵日躔連胃維月軌青陸漢書曰日月初躔星之紀韋昭曰躔處也禮記曰季春之月日在胃王仲宣思征賦曰在建安之二八星步次於箕維漢書天文志日月順入軌道河圖帝覽嬉曰立春春分月從東青道杜預左皇祇發生之始后王布和之辰皇天氏傳注曰陸道也祇地神也周禮曰大宗伯掌天神地祇之禮曹植九詠曰皇祇降兮潛靈舞爾雅曰春為發生禮記曰后王命豕宰降德于衆兆人又曰思對上靈之心以惠庶萌之孟春之月命相布德和令願加以二王于邁出餞戒告二王已見上文毛詩曰從飲酒曰餞燕禮曰小臣戒盟者鄭玄曰君以宴禮勞使臣則警言戒告語焉有詔掌故爰命司歷封禪書曰宜命掌故左氏傳仲獻洛飲之禮具上已

之儀洛飲上已並南除輦道北清禁林左闕巖墜鄧都右梁

潮源略亭阜跨芝廬苑太液懷曾山上林賦曰禁道纒屬西都賓曰集禁林而

屯聚難西蜀父老曰關沫若梁孫原穆天子傳曰天子東

升于三道墜郭璞曰墜阪也上林賦曰亭阜千里靡不被

築洛神賦曰稅駕平衡阜秣松石峻嵬古葱翠陰煙游泳

駟乎芝田漢書有太液池音叫西之所攢萃翔驟之所往還於是離宮設衛別殿周徼都賓曰

離宮別觀三十六所周以鉤陳之位錯旌門洞立延帷接周禮

衛以嚴更之署周廬千列微道綺錯賦曰延帷揚葦接帳

之會同為帷宮設旌門楊雄蜀都賦曰延帷揚葦接帳

連岡又周禮曰王之會同之舍設棪再重杜子春日

棪行閱水環階引池分席歎逝賦曰閱春官聯事蒼

馬也靈奉塗然後昇秘駕層緹騎搖玉鸞發流吹言春官

靈奉塗然後昇秘駕層緹供職蒼靈奉塗以衛行也周禮有春官宗伯又曰以官

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蒼君曰靈府鄭玄曰蒼帝靈

威仰之府續漢書曰緹騎二百人屬執金吾楚辭曰鳴

玉鸞之啾啾兮淮南子天動神移淵旋雲被以降于行

曰龍舟鶴首浮吹以虞天動神移淵旋雲被以降于行

所禮也羽獵賦曰天子以天下為家自謂所居為行

在既而帝暉臨帷百司定列鳳蓋俄軫虹旗委旆俄軫

不行也東都主人曰鳳蓋楚辭肴藪芬藉觴醕亦

泛浮毛詩曰其肴維何魚鼈及魚其藪維何妍歌妙舞

之容銜組樹羽之器古妍歌篇曰妍歌展妙聲發曲吐

阿阮謀三禮圖曰筍虛兩頭並為龍以銜組曹植九詠

羽三奏四上之調六莖九成之曲競氣繁聲合變爭節

韓子曰師曠奏清徵一奏有玄鶴二八來集再奏而列

三奏延頸而鳴攄翼而舞馬融琴賦曰師曠三奏而神

物下楚辭曰四上競氣極聲變王逸曰四上謂代奏鄭

龍文飾轡青翰侍御班固西域傳贊曰蒲梢龍文魚目

陰澤靚莊藻野袷服縹川籍田賦曰居靡都鄙民無華

也故以殷隱賑外區煥衍都內者矣西京賦曰鄉邑殷

德情盤景遽歡洽日斜金駕摠駟聖儀載佇悵鈞臺之

未臨慨艷宮之不縣左氏傳曰楚子合諸侯於申椒舉

矧茲狹隘王之外區王粲羽上膺萬壽下禔移百福詩

獵賦曰叢華雜沓煥衍陸離而筵稟和闔堂依

曰報以介福萬壽無疆司馬相如難而筵稟和闔堂依

蜀文曰中外禔福毛詩曰介爾百福而筵稟和闔堂依

王有壽方且排鳳闕以高遊開爵園而廣宴關中記曰建

道銅鳳在上故號鳳闕並命在位展詩發志楚辭曰展

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則夫誦美有章陳信無愧者歟詩

序曰頌者美德之形容左傳曰楚子木問趙孟曰

三月三日曲水詩序一首 王元長蕭子顯齊

永明九年三月三日幸芳林園禊飲朝

臣聞出豫為象鈞天之樂張焉時乘既位御氣之駕翔焉

周易豫卦曰先王作樂殷薦上帝史記曰趙簡子病二日

而悟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于鈞天廣樂九奏萬舞

莊子曰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成池之樂於洞庭之野

駕八駿之乘遂東南翔行馳是以得一奉宸道遙襄城之

千里郭璞曰行如飛翔也

是以得一奉宸道遙襄城之

是以得一奉宸道遙襄城之

是以得一奉宸道遙襄城之

域體元則大帳望姑射之阿然宵眇寂寥其獨適者已

老子曰王侯得一而天下正尚書曰惟辟奉天宸與辰同已見上文莊

子曰黃帝將見大隗于具茨之山至襄城之野東都主人曰

體元立制繼天而作論語子曰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莊子曰

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

陽杳然喪其天下焉家語孔子曰聖人舉事可施於百姓非獨適一身之行

至如夏后兩龍載

驅璿臺之上穆滿八駿如舞瑶水之陰亦有饗云固不

與萬民共也

山海經曰大樂之野夏后啓於此舞九代馬

曰昔者夏后啓筮享神於晉之墟作為璿臺於水之陽

穆滿八駿已見江賦又穆天子傳曰天子北升太山之

上以望四野乙丑天子觴西王母於瑤池之上上毛詩曰

執轡如組兩駉如舞孟子曰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

弟妻子離散此無佗不與民同樂也

我大齊之握機創

歷誕命建家接禮貳宮考庸太室

蕭子顯齊書曰齊太祖高皇帝諱道成字紹伯

受宋禪尚書曰我文考文王誕膺天命又曰求建乃家

孟子曰舜尚見帝帝館甥於貳室亦饗舜迭為賓主是

天子而友匹夫也趙岐曰尚上也舜在畎畝之時堯友

禮之舜上見堯堯舍之於副宮堯亦就饗舜之所設更

為賓主尚書大傳曰維十月五祀舜為賓客禹為主人

樂正進贊曰尚考太室之義唐為虞賓鄭玄曰舜既使

禹攝天下之事於祭祀避之居賓客之位獻酒則為亞

獻尚考猶言往時也太室明堂之中央室也義當為儀

儀禮儀也謂祭太室

幽明獻期雷風通饗昭華之珍既

徙延喜之玉攸歸

曾子夫子曰明禮記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太

公伏符陰謀曰武王伐紂四海神河伯皆曰天伐殷立

周謹來受命願獻時雨論語識曰仲尼云吾聞堯率舜

等遊首山觀河渚一老曰河圖將來告帝期尚書曰納

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尚書大傳曰舜將禪禹入風循

通又曰堯得舜推而尊之贈以昭華之玉

革宋受天保

生萬國度

洛邑靜鹿丘之歎遷鼎息大坳之慙

周書武王曰膺

受大命革殷受天明命又曰我聞古商先王成湯采生
商人又度邑篇曰維王克殷乃未歎曰嗚呼不淑克天
之對自鹿至于丘中具明不寢帝王世紀曰湯即天子
位遂遷九鼎于亳至大坳而有慙德周書丘或為苑

紹清和於帝猷顯懿於王表駿發開其遠祥定爾固

其洪業言以清和之德繼於大道楊子雲劇秦美新曰
鏡涪粹之至精聆清和之正聲蔡邕月令論曰

出北闡視帝猷法言曰昔在有熊高辛唐虞三代咸有
顯懿故天因而瑞之為神明主河圖曰成帝德者堯開

王表者禹毛詩曰濬哲維商長發其祥又曰駿發爾私
又曰天保定爾亦孔之固劇秦美新曰制作六經洪業

皇帝體膺上聖運鍾下武冠五行之秀氣邁三代之英

風昭章雲漢暉麗日月牢籠天地彈壓山川設神理以

景俗敷文化以柔遠澤普汜而無私法含弘而不殺蕭

顯齊書曰世祖武皇帝諱躋字宣遠以太子即位墨子
曰上聖立為天子其次立為三公毛詩序曰下武嗣文

也禮記曰人者五行之秀又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三代

之英丘未之逮而有意焉毛詩曰俾彼雲漢為章于天
譬猶天子為法度於天下也周易曰聖人與日月合其

明淮南子曰帝者體太一牢籠天地彈壓山川神理猶
神道也周易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劉義恭丹

徒宮集曰昭化景俗立教凝神廣雅曰景昭也尚書曰
帝乃誕敷文德錄圖曰女聞偃兵建文化尚書曰柔遠

能邇淮南子曰覆露昭道普汜而無私周易曰含弘光
夫潛夫論曰簡刑薄威不殺不誅此德之上也

猶且

具明廢寢具夏忘餐念負重於春冰懷御奔於秋駕具

已見上文尚書曰文王自朝至于日中具弗皇暇食鄧
析子曰明君之御民若乘奔而無轡履冰而負重也尚

書曰若蹈虎尾涉於春冰莊子曰尹儒學御三年而無
所得夜夢受秋駕明日往朝師師曰今將教子以秋駕

司馬彪曰秋
駕法駕也可謂巍巍與蕩蕩誰名秉靈圖而非泰

涉孟門其何嶮論語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
與焉又曰大哉堯之為君蕩蕩乎民無

文四十一
十一

能名焉春秋漢合含孽子曰天子南面秉圖書成公綏大河賦曰靈圖授錄於義皇子孟子曰以其道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呂氏春秋曰舜修德而苗服孔子聞之嶮矣儲后睿哲在躬妙善曰通乎德之情則孟門太行不爲嶮矣儲后睿哲在躬妙善居質內積和順外發英華斧藻至德琢磨令範言炳丹青道潤金璧出龍樓而問豎入虎闈而齒胄愛敬盡於一人光耀究於四海蕭子顯齊書曰世祖立皇太子長楸漢書疏廣曰明在躬桓子新論曰聖賢之材不世而妙善之技不傳禮記曰和順積中而英華外發法言曰吾未見斧藻其德若斧藻其案者應劭漢官儀曰太子太傅曰就月將琢磨玉質言太子有玉之質琢磨以道也法言或問聖人之言炳若丹青有諸曰丹青初則炳久則渝渝乎哉淮南子曰夫道潤乎草木浸乎金石毛詩曰如金如錫如珪如璧漢書成紀曰上嘗召太子出龍樓門禮記曰文王之爲太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至寢門外問內豎曰今日安不何如周禮曰師氏以三德教國子居虎門之左蔡邕明堂月令論曰周官有闈門之學禮記曰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惟世子

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尚書曰夔典樂教胄子孝經曰愛敬盡於事親毛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呂氏春秋曰愛敬盡於事親光耀加於百姓究於四海此天子之孝也若夫族茂麟趾宗固盤石跨掩昌姬韜軼炎漢毛詩曰麟之趾振振公子漢書謂盤石之宗春秋錄圖曰倉精萌姬稷之後昌東觀漢記序曰漢以炎精布耀或幽而光元宰比肩於尚父中鉉繼踵乎周南分陝流勿剪之權來仕允克施之譽莫不如珪如璋令聞令望朱弗斯皇室家君王者也元宰冢宰也中鉉司徒也說苑晏子謂楚王曰齊之臨淄比肩繼踵毛詩曰惟師尚父周易曰鼎金鉉鄭玄曰金鉉喻明道能舉君之官職也鄭玄尚書注曰鼎三公象也毛詩序曰周南言化自北而南故繫之周公羊傳曰自陝以西召公主之毛詩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國語曰秦后太子來仕其車千乘韋昭曰王仕於晉也班固漢書貢禹贊曰禹旣黃髮以德來仕尚書曰君陳克施有政毛詩曰如珪如璋令聞令望又曰朱弗斯皇室家君王本

枝之盛如此稽古之政如彼用能免羣生於湯火納百

姓於休和草萊樂業守屏稱事毛詩曰文王孫子本枝百世尚書曰若稽古帝

堯史記曰文帝時會天下新去湯火人人樂業左氏傳君子曰一人刑善百姓休和莊子曰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禮記諸侯曰某土之守臣其在

邊邑曰某屏尸子曰能官者必稱事引鏡皆明目臨

池無洗耳沈冥之怨既缺適軸之疾已消譙周考史曰公孫述竊位

於蜀蜀人任永乃託目盲及述誅永深盥引鏡自照曰時清則目明也皇甫謐高士傳曰堯致天下讓許由巢

父聞之以為汗乃臨池水而洗耳漢書曰蜀嚴沈冥侯巴曰嚴君平常病不事沈冥而死亦絮矣毛詩曰考槃

在陸碩人之軸考槃在阿碩人之適鄭玄曰適飢意軸病也謂賢人隱居而離困病也適苦和切

歲時於外府署行議年日夕于中旬漢書曰詔執事與廉舉孝又詔曰有

懿稱明德者遣詣相國府署行議年蘇服協律摠章之司林曰行狀年紀也尚書曰五百里甸服

厚倫正俗崇文成均之職道德齊禮漢書曰李延年為

明帝立摠章觀荀氏傳曰助為光祿大夫公以為魏志曰夔所制律呂檢校大樂摠章鼓吹八音與律呂乖毛詩

序曰先王以是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通曰為政之要辨風正俗最其上魏志曰明帝置崇文觀徵善

文者以充之周禮曰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教建國之學校而合國之子弟焉論語子曰導之以德齊之以禮

挈壺宣夜辯氣朔於靈臺書笏珥彤紀言事於仙室禮

夏官曰挈壺氏掌懸壺蔡邕天文志曰言天體者有三家其一曰宣夜鄭玄毛詩箋曰天子有靈臺者所以觀

浸象察氣之妖祥左氏傳曰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雲物禮記曰造受命於君則書於笏潘岳賈武公

誄曰惟帝以公通揚祖宗延登東序服衮珥彤史記曰秦文公初有史以紀事禮記曰動則左史書之華嶠後

漢書曰學者稱東觀為老氏藏室道家蓬萊今故言仙室

影搖武猛扛鼎揭旗之士後漢賈琮為冀州刺史車垂赤帷而行及至州自言曰刺

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何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乃命御者
寒之百城聞風自然震悚漢書曰蓋寬饒初拜為司馬未出殿
斷其單衣令短離地說苑曰楚人長劍危冠而有子西
漢書曰唐遵以明經飾行顯名於世衣弊履穿又曰霍
去病每從大將軍受詔與壯士為嫖姚校尉華嶠後漢
書曰丁白為武猛校尉法言曰或問力能扛鴻鼎揭華
旗知德亦有之勤恤民隱糾逃王慝射集隼於高墉繳
乎曰百人也

大風於長隧不仁者遠惟道斯行國語祭公謀父曰勤恤民隱而除其害左

氏傳曰王謂晉文侯曰以綏四方糾逃王慝周易曰公
用射隼于高墉之上淮南子曰堯之時大風為害堯命
羿禦大風於青丘之澤許慎曰大風風伯也毛詩曰大
風有隧論語子夏曰舜有天下選於眾舉皋陶不仁者
遠矣禮記曰讒莠茂聞攘爭掩自稀鳴桴於砥路鞠茂

草於圓扉毛詩曰好言自口莠言自口尚書曰無或攘桴鼓稀鳴市無偷盜毛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耆年

關市井之游雅齒豐車馬之好官鄰昭泰荒憬九清夷

史記太史公曰文帝時百姓皆安自年六七十翁未嘗
至市井遊嬉戲如小兒狀閑居賦曰昆弟班白兒童
稚齒杜氏幽求子曰年五歲聞有鳩車之樂七歲有竹
馬之歡應劭漢官儀曰不制之臣相與比周比周者宮
鄰金虎宮鄰金虎者言小人在位比周相進與君為鄰
堅若金諛言人惡若虎毛詩曰憬彼淮夷來獻其琛仲
長子昌言曰侮食來王左言入侍離身反踵之君髮

首貫芻之長屈膝厥角請受纓縻漢書匈奴傳曰壯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餘

貴壯健賤老弱也古本作晦食周書曰東越侮食尚書
曰四夷來王揚雄蜀王本紀曰蜀之先名曰蠶叢柏濩
魚鳧開明是時人民椎髻左言漢書曰南越王太子嬰
齊入侍周書曰離身染齒之國以龍角神龜為獻爾雅
曰北方有比肩人焉迭食而迭望郭璞曰此即半體之
人人各有一目一鼻孔一臂一膊亦猶魚鼠之相合爾
呂氏春秋曰舜登為天子大人反踵皆被其澤高誘淮
南子注曰反踵國名其人南行迹北向也淮南子曰三

苗髮首山海經曰有貫曾國其人曾國其人有竅括地圖曰禹
平天下會于會稽之野又南經防風之神弩射之有迅
雷二神恐以刃自貫其心禹哀之乃拔刃療以不死之
草皆生是為貫曾之民喻巴蜀文曰交臂受事屈膝請
和孟子曰武王之伐殷百姓若崩厥角趙岐曰厥角叩
頭以額角犀擗地也漢書終軍曰願受長纓必羈南越
王致之闕下難蜀父老曰蓋聞天子
之收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
文鉞碧怒之琛奇
幹善芳之賦純牛露犬之玩乘黃茲白之駟
文鉞未詳
一曰鉞當
為越杜篤展武論曰文越水震鄉風仰流徐廣晉紀曰
鮮卑以碧石為寶王沈魏書曰東夷矢用楛青石為鏃
孔安國尚書傳曰磐中矢鏃也家語孔子曰昔武王克
商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砮其長尺有咫周書曰成王
時貢奇幹善芳者鳥名不昧之令人不昧孔晁曰奇
幹亦比狄善芳者鳥名不昧也周書曰卜盧國獻
純牛純牛小牛也又曰渠搜獻駒犬駒犬露犬也能飛
食虎豹又曰白民乘黃乘黃者似狐其背有兩角又曰
西方正北曰義渠獻茲白
茲白者若馬鋸齒食虎豹
盈衍儲邸充何郊虞甄牘相

尋鞮譯無曠
儲邸猶府藏也郊虞掌山澤之官也尚書
曰苞匭菁苑匭音軌聘禮曰賈人啓櫝取
圭垂纁而受宰晉中興書王禹上言曰貢篚相尋連舟載路周官曰鞮
鞻氏掌四夷之樂禮記曰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尚書大傳曰成王
時越裳氏重九
譯而獻白雉
一尉候於西東合車書於南北暢轂埋
麟麟之轍綏
惟而旌卷悠悠之旆
楊雄解嘲曰東南一尉
西此一候禮記曰書同
文車同軌毛詩曰文茵暢轂范曄後漢書曰張綱埋其
車輪於洛陽都亭毛詩曰有車麟麟禮記曰武車綏旌
魏都賦曰虹旌攝麾以
就卷毛詩曰悠悠旆旌
四方無拂五戎不距偃革辭軒
銷金罷刃
周書曰四方無拂奄有天下又曰五戎不距
加用師旅漢書張良曰昔武王伐殷紂事已
畢偃革為軒陳琳應機
天瑞降地符升澤馬來器車出
紫脫華朱英秀佞枝植歷草葶
詩緯曰天下和同天瑞
降地符升孝經援神契
曰德至山陵則澤出神馬禮記曰山出器車禮斗威儀
曰人君乘土而王其政太平而遠方神獻其朱英紫脫

宋均注曰紫脫北方之物上值紫宮凡言常生者不死也死則主當之尚書大傳曰德先地序則朱草生瑞應圖曰朱草亦曰朱英田休子曰黃帝時有草生於帝庭階若佞臣入朝則草指之名曰屈軼是以佞人不敢進也又曰堯為天子莫莠生於庭為帝雲潤星暉風揚月成歷尚書帝命驗曰舜受命莫莠孽雲潤星暉風揚月至江海呈象龜龍載文京房易飛候曰青雲潤澤蔽日君乘土其政平則鎮星黃而多暉禮含文嘉曰朋友有舊內外有差則箕為之直月至風揚宋均曰月至月行以度至也禮斗威儀曰其君乘水而王江海著其象龜龍被文而見宋均曰龜龍水物也文青黃白赤黑也具有此色見於方握河沈璧封山紀石邁三五而不追踐水故曰被

八九之遙迹

帝王世紀曰堯與羣臣沈璧於河乃為握河記今尚書候是也孝經鈞命決曰封于泰山考績燔柴禪于梁父刻石紀號禮記逸禮曰三皇禪云五帝禪亭亭史記楚子西曰孔子丘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業八九於往素腫黃帝之靈矩

方握河沈璧封山紀石邁三五而不追踐

既貞矣信可以優游暇豫作樂崇德者歟禮記曰王者子曰王侯得一以為天下貞曹植魏德論曰帝猷成矣股肱貞矣尚書大傳曰周公作樂優游三年孫子兵法曰人效死而上能用之雖優游暇譽令猶行也譽猶豫古字通周易曰先王作樂崇德于時青鳥司開條風發歲粵上斯已惟暮之春左氏傳鄰子曰青鳥氏司啓者也易通卦驗曰立春條風至楚辭曰獻歲發春汨吾南行上巳已見上文毛詩曰嗟嗟保介惟暮之春同律

克和樹草自樂襍飲之日在茲風舞之情咸蕩去肅表

乎時訓行慶動於天矚周禮曰太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鄭立曰同陰律也尚書曰八音克諧孔安國曰諧和也漢書文帝詔曰方春

和時草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樂禮傳曰襍者絜也仲春之時於水上釁絜也論語曰風乎舞雩詠而歸蔡邕月令章句曰秋冬肅急之後故布生德和政令去肅急禮記曰孟春之月命相載懷平圃乃睠芳林芳林園者布德和令行慶施惠

福地奧區之湊丹陵若水之舊殷殷上均乎姚澤無

尚於周原狹豐邑之未宏陋譙居之猶褊江之山實惟

帝之平圃南望崑崙十洲記曰芳林園在青溪菰首橋

東齊高帝舊宅齊有天子為舊宮宮東築山鑿池號曰

芳林園遁甲開山圖曰驪山之西原有阜名曰風涼雍

州之福地西京賦曰寔惟地之奧區神臯帝王世紀曰

堯生於丹陵呂氏春秋曰顓頊生於若水乃登為帝又

曰舜陶於河濱釣於雷澤登為天子賢士歸之萬人譽

之陳陳殷殷無不戴悅高誘曰殷盛也呂氏春秋曰舜

為天子輒輒致致莫不戴悅高誘曰致致動而喜貌也

紀曰舜或為致致故兩引之輒知葉切致致勤切帝王世

而四嶽薦舜堯乃命于順澤之陽毛詩曰周求中和而

原撫撫董荼如飴漢高祖豐人魏太祖譙人

經處揆景緯以裁基飛觀神行虛檐鹽雲構周禮曰以

正日影日至之影尺有五寸謂之地中陰陽之所和故

曰中和也景日也緯星也毛詩曰定之方中作為楚宮

揆之以日作為楚室東京賦曰飛閣神

行莫我能形劉公幹詩曰大夏雲構

離房乍設層樓

間起負朝陽而抗殿跨靈沼而浮榮鏡文虹於綺疏浸

蘭泉於玉砌蜀都賦曰百室離房李尤平樂館銘曰層

京賦曰疏龍首以抗殿狀巍峩以業岌毛詩曰王在靈

沼鄭玄禮記注曰榮屋翼也傳立陽春賦曰丹霞播景

文虹竟天李尤東觀銘曰房闈內布綺疏外陳張衡七

辨曰迴颺拂其寮蘭泉注其庭劉楨魯都賦曰金陸玉

砌玄桓 幽幽叢薄秩秩斯干曲拂遭迴潺湲徑復楚辭

薄深林人上標毛詩曰秩秩斯干幽幽南山淮南子曰

曲拂遭迴以像偶語高誘曰拂戾遭迴水流也楚辭曰

川谷徑復 新萍泛沚華桐發岫雜天采於柔荑亂嚶聲

於絲羽禮記月令曰季春之月桐始華萍始生爾雅曰

其華又曰手如柔荑又曰鳥鳴嚶嚶

又曰絲蠻黃鳥薛君注曰絲蠻文貌

宴緹帷宿置帟幕宵懸

如涪漢書注曰省中本為禁中然乘輿之物通呼曰禁漢書曰

太僕先清官南都賦曰朱帷連網鄭司農周禮注曰在旁曰帷在上曰幕鄭玄曰帟在幕若幄中坐上承塵也皆以繒為之

既而滅宿澄霞登光辨色式道執爰展軫効駕

徐鑾敬言節明鍾暢音

宿列宿也張平子東京賦曰以須記曰朝辨色始入漢書曰式道左右中候也毛詩曰伯也執爰禮記曰君車已駕則僕展軫効駕鄭玄曰展軫

具視也效駕白已駕也滔于髡斗酒說曰明鍾擊磬調歌紉舞

七萃連鑣九旂齊軌

建旗拂霓揚葭振木

周穆王傳曰天子賜七萃之士郭璞曰萃聚也猶傳有七輿大夫張

景陽七命曰駟馬連鑣文穎曰甘泉鹵簿天子出道車五乘旂車九乘蔡邕釋誨曰羣車方奔于險路安能與

之齊軌東京賦曰龍輅充庭雲旗拂霓列子曰秦青撫節悲歌聲振林木

魚甲煙聚貝冑星羅重英曲瑤側之飾絕景遺風之騎昭灼甄部駟祖駿

函列虎視龍超雷駭電逝轟轟隱隱紛紛軫軫羌難得

而稱計

孫卿子曰楚鮫革犀兕以為甲堅如金石毛詩曰葩瑤曲莖魏書曰上所乘馬名絕景為矢所中呂氏春秋曰故須青龍之匹遺風之乘孫子兵法曰長陳為甄魏都賦曰與馬填廐而駟駿周易曰虎視眈眈南都賦曰馬鹿超而龍驤潘岳閑居賦曰礮石雷駭嵇康贈

秀才詩曰風馳電逝說文曰轟轟羣車聲也羽獵賦曰隱隱軫軫被陵綠坂莫莫紛紛山谷為之風颭左思吳都賦曰羌難爾乃迴輿駐罕嶽鎮淵渟粹容有穆賓儀

得而翻縷爾乃迴輿駐罕嶽鎮淵渟粹容有穆賓儀

式序授几肆筵因流波而成次蕙肴芳醴任激水而推

移東觀漢記曰天子行有畢罕孫子兵法曰其鎮如山

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粹然見於面

趙岐曰肆潤澤貌也毛詩曰天子穆穆又曰序賓以賢

又曰式序在位又曰或肆之筵或授之几古逸詩云羽

觴隨流波楚辭曰蕙肴蒸芳蘭藉子虛賦曰涌泉清池

又曰式序在位又曰或肆之筵或授之几古逸詩云羽

激水葆佾陳階金炮在席戚奏翹舞籥動邠詩張晏漢書注曰

以翠羽為葆也佾舞行列也毛詩曰我姑酌彼金罍禮記曰器用陶匏司馬彪續漢書曰執干戚舞雲翹周禮

曰籥章掌土鼓函箛又曰仲春擊土鼓歌函箛詩以迎暑也召鳴鳥于弁州追伶倫於

嶰谷發參差於王子傳妙靡於帝江山海經曰弁州之山五采之鳥

名曰鳴鳥爰有百樂歌舞之風漢書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嶰谷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為黃鍾

之宮孟康曰解脫也谷竹溝也取竹之脫無溝節者楚辭曰望夫君兮未來吹參差兮誰思列仙傳曰王子喬

好吹笙作鳳鳴山海經曰天山有神鳥其狀如黃囊其文丹六足四翼渾沌無面目是識歌舞寔惟帝江正

歌有闕羽觴無筭上陳景福之賜下獻南山之壽信凱

讌之在藻知和樂於食苹桑榆之陰不居草露之滋方

渥儀禮曰工告于樂正曰正歌備禮記曰有司告以樂闕鄭玄曰闕終也楚辭曰瑤漿蜜勺實羽觴燕禮曰

無筭之爵毛詩曰君子萬年介爾景福又曰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又曰魚在在藻有莘其尾王在在鎬飲酒樂愷毛詩序曰鹿鳴廢則和樂缺詩曰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桑榆日所入也東觀漢記光武曰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毛詩曰湛湛露斯在彼豐草有詔曰今日嘉會咸可賦詩周易曰以合禮揚雄蜀都賦曰吉日嘉會凡四十有五人其辭云爾

王文憲集序一首 任彥昇

公諱儉字仲寶琅邪臨沂人也蕭子顯齊書曰王儉字仲寶其先

自秦至宋國史家謀待協詳焉琅邪王氏錄曰王氏之先

王離世為名將七略曰子雲晉中興以來六世名德海

內冠冕晉中興書曰王祥弟覽生道導生洽洽生珣珣

儉嗣晉中興書庾冰疏古語云仁人之利天道運行左

曰臣因家寵冠冕當世

傳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莊子曰天道運行而無所積故萬物成

璞誓以淮水 晉中興書曰魏徐州刺史任城呂虔有刀工

非其人乃或為害卿有公輔之量故以此相與及洋死之日以刀授弟覽曰吾兒凡汝後必興之足稱此刀故以相

與王氏家譜曰初王導渡淮使郭璞筮之卦成璞曰吉無不利淮水絕王氏滅**若離翦之止殺吉**

駿之誠感盖有助焉 史記曰王翦者潁陽人也事秦始皇

趙陳勝之反秦秦使王翦之孫王離擊趙王吉字子陽琅邪人也

傳曰以殺止殺終無犯者漢書曰王吉字子陽琅邪人也

為諫議大夫子駿亦為諫議大夫超遷御史大夫吉居長

安其東家有大棗樹垂吉庭中吉婦取棗以啖吉吉後知

之乃去婦東家聞而欲伐其樹鄰里固請吉令還婦子

駿元帝時為御史大夫夫妻死不復娶漢書張賀贊曰賀

之陰德亦有助云 **公之生也誕授命世體三才之茂踐得二之**

機 周易曰有天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又子曰知

幾其神乎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

而未嘗復行韓康伯曰在理則昧形則悟顏子之分

也失之於幾故有不善得之於二遠而復故知之未

嘗復 **信乃昴宿垂芒德精降祉** 春秋左助期曰漢相蕭

也精星也異苑曰汝南陳仲弓從諸息姓詣穎川荀季和

父子于時德星為之聚太史奏五百里內必有賢人集焉 **有一**

于此蔚為帝師 漢書曰張良從容步游下邳地上一

况乃淵角殊祥山庭異表 論語撰考識曰顏回有角額

名淵摘輔像曰子貢山庭斗繞口謂面有三庭言 **望衢**

山在中臯高有異相也故子貢至孝顏回至仁也 **望衢**

罕窺其術觀海莫際其瀾 孟子曰觀海有術必觀其宏

覽載籍博游才義若乃金版玉匱之書海上名山之旨

七略曰太公金版玉匱雖近世之文然多善者抱朴子

曰鄭君有玉匱記金版經范曄後漢書曰荀爽遭黨錮

隱於海上又道漢濱以著述為事題為新書凡 **沈鬱鬱澹**

百餘篇司馬遷書曰僕誠著此書藏諸名山

雅之思離堅合異之談

揚雄為方言劉歆與雄書曰非

成此書莊子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王之道長

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呂氏春秋曰相劍者曰白

所以為堅也黃所以為紉也黃白雜則堅且紉良劍也

難者曰黃白雜則不堅且不紉又柔則鏃堅則折劍折

且鏃焉得為利劍也莫不摠制清衷遞為心極斯固通人之所包

非虛明之絕境不可窮者其唯神用者乎

言金版玉匱在情衷為心之極斯故通人君子或能兼而包之故非

王公之絕境也然其不可窮而盡者其唯有神用乎言

難測也衷中心也然檢鏡所歸人倫以表雲屋天構匠者

也虛明亦心也何自咸洛不守憲章中輟

劉琨勸進表曰仍承西朝不

守禮記曰仲尼憲章文武

賀生達禮之宗蔡公儒林之亞

晉中興書曰賀循字彥

先博覽羣書尤明三禮

為江東儒宗徵拜博士又曰諸葛恢字道明時潁川荀

顛字道明陳留蔡謨字道明俱有名譽號曰中興三

時人為之歌曰京都三闕典未補大備茲日

劇秦美各有名蔡氏儒雅荀葛清

不補而

也然齒危謂高年也髮秀猶秀眉也東觀漢記杜詩謂

功曹郭丹曰今功曹稽古含經可謂至德桓譚荅楊雄

勤味道腴

莫不北面人宗自同資敬

漢書曰于定國為

身執經北面備弟子禮孝經

曰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敬同性託夷遠少屏塵雜自非

可以弘獎風流增益標勝未嘗留心

習數金齒晉陽秋

以宅心事外名重於時故天

暮歲而孤叔父司空簡穆

公早所器異

蕭子顯齊書曰王僧虔兄僧綽之子儉又

中如故謚

年始志學家門禮訓皆折衷

丁論語子

簡穆公

有五而志于學羽獵賦

孝友之性豈伊橋梓夷雅之體

亭曰不折衷于泉臺

三

三

三

三

三

無待韋弦

毛詩曰張仲孝友尚書大傳曰伯禽與康叔朝於成王見于周公三見而三答之康叔有

駭色乃與伯禽問於商子曰吾二子見於周公三見而三答何也商子曰南山之陽有木名橋北山之陰有木名梓二子蓋往觀焉於是二子如其言而往觀之見橋木高而仰見梓木實而俯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橋者父道也梓者子道也二子明日復見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迎拂其首而勞之曰汝安見君子乎二子以實對公曰君子哉商子也言王公有孝友之性自天而成豈惟見橋梓而知也夷平也體性也韋皮繩喻緩也弦弓弦喻急也孫子曰由禮則雅不由禮則夷韓子曰西門豹之性急故佩韋以自緩董安于之心緩故佩弦以自急言王公平雅之性無待此韋弦也**汝郁之幼挺滴至黃琬之早**成也蓋自天性得中也**標聰察曾何足尚**東觀漢記曰汝郁字幼異陳國人也年五歲母被病不能飲食郁常抱持啼泣亦不肯飲食母憐之強為餐飯數言已愈郁察母顏色不平輒復不食宗親共奇異之因字幼異挺拔也滴至謂滴孝之甚至也范曄後漢書曰黃琬字公琰少失父母而辨慧祖父瓊育之瓊初為魏郡太守建和元年正月日蝕京

師不見而瓊以狀聞梁太后詔問所蝕多少瓊思其對而未知所出瓊年七歲在傍曰何不言日蝕之餘如月之初瓊大驚即以其言應詔標立也言此二年六歲襲子滔孝聰察比之王公則二子曾何足尚也**年六歲襲**

封豫寧侯拜日家人以公尚幼弗之先告既襲珪組對

揚王命因便感咽若不自勝蕭子顯齊書曰儉數歲襲爵豫寧侯拜受茅土流涕

鳴咽江表傳曰潘潘見孫權初宋明帝居蕃與公母武

康公主素不協及即位有詔廢毀舊塋投棄棺柩公以

死固請誓不遵奉表啓酸切義感人神太宗聞而悲之

遂無以奪也太宗宋明帝也蕭子顯齊書曰宋明帝以儉嫡母武康公主同太初巫蠱事不可以

為婦姑欲開冢離塋儉因人初拜秘書郎遷太子舍人

以選尚公主拜駙馬都尉吳均齊春秋曰宋明帝太始中儉尚陽羨公主拜駙馬都

尉為秘書郎沈約宋書曰蒼梧王改元徽初遷秘書丞年曰元徽吳均齊春秋

曰儉超遷蕭子顯於是采公曾之中經刊弘度之四部齊書曰

儉又撰定元徽四部書目王隱晉書曰荀勗字公曾領

秘書監與中書令張華依劉向別錄整理錯亂又得汲

冢竹書身自撰次以為中經臧榮緒晉書曰李充字弘

度為著作郎于時典籍混亂刪除頗重以類相從分為

四部甚有條貫秘閣以為宋制五經為甲依劉歆七略

部史記為乙部諸子為丙部詩賦為丁部更撰七志

蕭子顯齊書曰秘書丞上表求校墳籍撰七

志四十卷上表獻之漢書曰劉歆總羣書而

奏其七略故有輯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蓋嘗賦詩云

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術數略有方技略稷契匡虞夏伊呂翼商周自是始有應務之跡生民屬

心矣時司徒表粲有高世之度脫落塵俗沈約宋書曰

順帝即位遷中書監司徒侍中表喬與褚左軍表粲字景倩

解交書曰雖欲虛詠濠肆脫落儀制其能得乎見公弱

齒便望風推服歎曰衣冠禮樂在是矣吳均齊春秋曰

識聰異司徒表粲見之歎曰宰相之門儉精神秀徹體

也括栢豫章雖小已有棟梁之氣矣時粲位亞台司

公年始弱冠春秋漢含尊曰三公象五嶽在天法三

勢不侔公與之抗禮漢書婁敬曰今欲比隆成康之時

既益尊然汲臣竊以不侔矣又曰將軍衛青位

黜與抗禮韓詩曰蟋蟀在堂歲聿其暮薛君曰暮晚也言

君之年歲已晚也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粲荅詩

曰老夫亦何寄之子照清襟服闋拜司徒右長史儉遭

母憂服闋也出為義興太守風化之美奏課為最

司徒表粲也漢書還除給事黃門侍郎旬日

遷尚書吏部郎叅選昔毛玠之公清李重之識會兼之

者公也

魏志曰毛玠字孝先陳留人也少為縣吏以公清稱魏國初建以玠為尚書僕射復典選舉傅暢晉諸公讚曰王戎為選官時李重李毅二人操

異俱處要職戎以識會待之各得其所玠音介俄遷

侍中以愍侯始終之職固辭不拜

蕭子顯齊書曰升明二年儉遷長史兼侍

中以父終此職固讓沈約宋書曰王僧綽遷侍中二凶

廢諸王事乃收害焉世祖贈散騎常侍金紫謚愍侯補

太尉右長史

蕭子顯齊書曰時聖武定業肇基王命武

謂齊高帝也于寶晉武革命論曰高光爭寤寐風雲實

資人傑

毛詩曰寤寐思服毛萇曰服思之也周易曰雲

運籌於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眾戰

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是以宸居膺列宿之表圖緯

著王佐之符

若漢高祖之膺五星李通之著赤伏宸居

有王佐之才俄遷左長史齊臺初建

蕭子顯齊書曰進太祖位相國為齊公也以

公為尚書右僕射領吏部時年二十八宋末艱虞百王

澆季

班固漢書贊曰禮紊舊宗樂傾恒軌自朝章國紀

典彛備物奏議符策文辭表記素意所不蓄前古所未

行皆取定俄項神無滯用太祖受命以佐命

之功封南昌縣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建元二年遷尚書

左僕射領選如故自營郤分司盧欽兼掌舉壘所歸允

集茲日

應劭漢官儀曰獻帝建始四年始置左右僕射

策劭為營郤誤也營役瓊切郤烏合切虞預晉書曰盧

欽少好學為尚書僕射領吏部欽清實選舉稱為廉平

尋表解選詔加侍中又授太子詹事侍中僕射如故固

辭侍中改授散騎常侍餘如故太祖崩遺詔以公為侍

中尚書令鎮國將軍永明元年進號衛將軍二年以本

官領丹陽尹本官謂侍中尚書令六輔殊風五方異俗漢書曰兒

史表奏開六輔渠韋昭注曰六輔謂京兆馮翊扶風河東河南河內五方已見上文公不謀聲訓

而楚夏移情楊雄與桓譚書曰望風景附聲訓自結史

陽夏人之居也故能使解劍拜仇歸田息訟謝承後漢

故至今謂之夏字子張吳郡人兄子世嘗報讎殺人其讎操兵欲殺世荆與相遇

乃解劍長跪曰今願身代世死仇讎者曰許掾郡中稱君為賢

何敢相侵遂解劍而去漢書曰韓延壽為東郡太守春

因行縣至高陵人有昆弟相與訟田延壽乃自悔責閉

閤不出於是訟者宗族傳相責讓此兩昆弟深自悔皆

自髡肉袒謝願以田相移終不敢復爭延壽乃起聽事

前郡尹温太直劉真長或功銘鼎彝或德標素尚王隱

曰温嶠字太真太原人也為郡尹後平蘇峻之亂臧榮

緒晉書曰劉惔字真長沛國人也為丹陽尹性重莊老

禮記曰鼎有銘銘者論議其先祖之德美功烈勳勞而

酌之祭器左氏傳臧武仲曰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

器銘其功以示子孫孔放猛虎行曰飢不食邪臭味風

蒿菜倦不息無終里邪蒿垂素尚無終喪若始臭味風

雲千載無爽言其感應千載不差也左氏傳季武子謂

楚辭曰虎嘯而谷風至龍舉而景雲從言物類之相感

也王逸曰虎陽物也谷風陽氣也言虎悲嘯而吟則谷

風至而應其類龍介蟲陰物也景雲亦陰也言親加弔

祭表薦孤遺遠協神期用彰世祀左氏傳史趙曰時簡

穆公薨以撫養之恩特深恒慕表求解職有詔不許蕭

顯齊書曰儉父僧綽遇害國學初興華夷慕義經師

為叔父僧虔所養

人表允資望實

漢書平帝詔曰校書置經師一人任

獲人師難遭何法盛晉中興書曰王安期為東海王

越記室參軍勅子毗曰王參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

復以本官領國子祭酒三年解丹陽尹領太子少

傅餘悉如故挂服捐駒前良取則卧轍棄子後子胥

怨挂服未詳王隱晉書曰王遜字劭伯為上洛太守

遜在郡有私馬生駒私牛生犢悉留以付郡去是

為郡所產以還官也三輔決錄曰長安劉氏唯有孟

公談者取則范曄後漢書曰侯霸字君仲為臨淮太

守王莽敗霸卒全一郡更始元年遣使徵霸百姓號哭

遮使者車或當道而卧皆曰願乞侯君復留暮年百姓

乃戒其乳婦棄其孩子侯君當去必不能全也尚書曰

湯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言

儉解丹陽尹百皇太子不矜天姿俯同人範師友之義

姓亦如此戀之

穆若金蘭蜀志曰諸葛亮與杜微書曰今年始十八天

妾仁敏愛德下士說苑曰燕昭王問於郭隗

曰寡人地狹人寡齊人削取八城宗廟恐危社稷存之

有道乎郭隗曰帝者之臣其實師也王者之臣其實友

也王誠能與隗請為天下之士開路周易曰又領本州

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大中正頃之解職四年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餘悉如

故本號衛謙光愈遠大典未申謂辭儀同三司也周易

踰君子六年又申前命儀同三七年固辭選任帝所重

之終也違選任尚書令也謝承後漢書曰楊詔加中書監猶參

掌選事長輿追專車之恨公曾甘鳳池之失

言昔者任

專車而獨坐或發志於見奪今儉有德故專車者追恨

失之者甘心臧榮緒晉書曰和嶠為黃門侍郎遷中書

令舊監令共車入朝及嶠為令荀勗為監嶠不禮勗常

以意氣加之每同乘高抗專車而坐乃使監令異車自

嶠始也晉中興書曰荀勗字公曾從中書監為尚書

令人賀之乃發志云奪我鳳皇池卿諸人賀我邪夫

奔競之塗有自來矣

晉諸公讚曰傳宣定九品未訖劉

求者以難知之性協易失之情

極也難知也故其絕異

者常為世俗

必使無訟事深弘誘

論語子曰聽訟吾猶

公提衡惟允一紀于茲

漢書曰衡平也所以平輕重也

故取以喻焉韓子曰貴賤不相踰愚智提衡而立孫綽

王蒙誅曰提衡左府舉直閑邪孔安國尚書傳曰十二

紀年曰拔奇取異與微繼絕

愧知人之難哉與微即與滅

望側階而容賢候景風而

式典

燕丹太子曰田光見太子太子側階而迎家語孔

赴而治之國無事則退而容賢靈公悅而敬之王肅曰

言其所以退欲以容賢於朝也淮南子曰景風至施爵

朝軫慟儲鉉傷情

漢書疎廣曰太子國儲副君周易曰

有識銜悲行路掩泣

鼎金鉉對玄尚書注曰鼎三公象也

行路之人豈直春者不相工女寢機而已哉

史記趙良

五殺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春者不相杵

劉縉聖賢本紀曰子產治鄭二十年卒國人哭於巷婦

人哭故以痛深衣冠悲纏教義豈非功深砥礪道邁舟

航尚書高宗曰若金用汝作舟楫沒世遺愛古之益友

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班固漢書贊曰

劉向指明梓柱以推廢興豈非直諫多聞古之益友與

追贈太尉侍中中書監如故給節加羽葆鼓吹增班劔

六十人

漢官儀曰班劔謚曰文憲禮也

禮曰文博文多

能曰公在物斯厚居身以約玩好絕於耳目布素表於

憲

造次

齊春秋曰儉不好聲色未嘗遊宴衣裘服用自周而巳周禮曰凡式貢之餘財以供玩好之用尚書曰弗役耳目則百度惟貞

室無姬姜門多長者

左氏傳君子曰

詩曰雖有姬姜無弃惟悴漢書曰陳平少時家貧然門外多長者車轍

立言必雅未嘗顯

其所長

孝經援神契曰矜莊嚴栗出言必雅孫資別傳曰朝臣會議資奏是非擇善者推而成之終不

顯已持論從容未嘗言人所短

風俗通曰太尉范滂辨於持論謝承後漢書曰

夏勤從容議論吳志曰是儀時時有所進未嘗言人之短

弘長風流許與氣類

陽秋曰謝安為桓温司馬不存小察盡弘長之風風流已見上文謝承後漢書曰桓驪而營氣類經緯士人

雖單門後進必加善誘

三輔決錄曰王豹出自單門論語曰夫子善誘人

丹青之價弘以青冥之期

鍾會集言程盛曰丹青之鳳青冥之龍

人倫各盡其用

廣雅曰稱謂之銓聲類曰銓所以稱物也

居厚者不矜其多

處薄者不怨其少

老子曰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處厚不處薄窮涯

而反盈量知歸

莊子市南子曰君涉於江南而浮於四海望之而不見其涯愈往而不知其所

窮送君者皆自涯而反

皇朝以治定制禮功成作樂

禮記曰王者功成作樂治

定制思我民譽緝熙帝圖

左氏傳曰晉悼公即位六官之長皆民譽也毛詩曰維清

緝熙文王之典雖張曹爭論於漢朝荀摯

至競爽於晉

帝圖已見上文

東觀漢記曰張酺拜太尉章帝詔射聲校尉曹褒案

世漢舊儀制漢禮酺以為褒制禮非禎祥之特達有似

異端之術上疏曰褒不被刑誅無以絕毀實亂道之路

尚書僕射朱整奏付尚書郎摯虞討論之虞表所宜增

損條目改正禮新昔異狀凡十五事左氏傳晏子曰二

惠競爽無以仰摸淵旨取則後昆禮制心垂裕後昆

每荒服請罪遠夷慕義宣威授指寔寄宏略理積則神

無忤往事感則悅情斯來無是已之心事隔於容諂罕

愛憎之情理絕於毀譽造理常若可干臨事每不可奪

約已不以廉物弘量不以容非魏文帝典論曰君子謹

孟康薦崔林曰體高雅之弘量謝承攻乎異端歸之正

義論語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公生自華宗世務簡隔魏志曹植上

族必應斯舉漢書曰嚴至於軍國遠圖刑政大典既道

在廊廟則理擅民宗若乃明練庶務鑒達治體潘尼滿

君深達治體懸然天得不謀成心求之載籍翰牘所未

紀訊之遺老耳目所不接至若文案自環主者百數皆

深文為吏積習成窳漢書曰張湯務在深文拘守職之

獨蓄筆削之刑懷輕重之意漢書曰今有司請定法削

君意也又曰嚴延年為涿郡太守掾趙繡按高氏即公

乘理照物動必研機晉中興書謝安石上疏曰王恭超

所以極當時嗟服若有神道周易曰聖人以神道豈非

希世之雋民瑚璉之宏器汝南先賢傳曰謝子微高才

曰此希世之偉人也論語子貢問曰賜也昉行無異操

才無異能得奉名節迄將一紀魏志董昭謂太祖曰明

一言之譽東陵侔於西山一眴之榮鄭璞踰於周寶粹

為曹公與孔融書曰邀一言之譽者計有餘矣莊子曰

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彼所殉

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

其所殉一也司馬彪曰東陵陵名今屬濟南也法言曰

文四十六

夷齊無仲尼則西山餓夫列子曰吾師老商氏三年之後始得夫子一躬而已戰國策應侯曰鄭人謂玉之未理者為璞周人謂鼠之未腊者為璞周人懷璞過鄭問賈曰欲買璞乎鄭賈曰欲之出其璞示之乃鼠也因謝而不取高誘曰理治也鼠未燥腊者號之為璞尚書曰弘璧琬琰在西序孔安國曰皆歷代傳寶士感

知己懷此何極曹植祭橋玄文曰士出入禮闈朝夕舊

館十州記曰崇禮闈即尚書上省門崇禮東建禮門瞻即尚書下舍門然尚書省二門名禮故曰禮闈也

棟宇而興慕撫身名而悼恩孫卿子孔子謂哀公曰吾君以此思哀則哀公自幼及長述作不倦仲長子昌言將焉而不至矣

固以理窮言行事該軍國豈直彫章縟采而已哉述之士

若乃統體必善綴賞無地王彪之賦曰於說文曰縟繁也彩色也

雖楚趙羣才漢魏眾作曾何足云曾何足云楚有屈原趙有

荀卿漢則司馬楊昉嘗以筆札見知思以薄技效德陸

表詣吳王曰臣本以筆札見知淮南子曰齊伐楚市偷進謂楚將子發曰臣有薄技願而行之是用綴

緝遺文求貽世範表宏三國名臣贊序曰為如干秩如

于卷所撰古今集記今書七志為一家言不列于集集

錄如左

文選卷第四十六

文選卷第四十六

文選卷第四十七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李有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頌

王子淵聖主得賢臣頌一首

楊子雲趙充國頌一首

史孝山出師頌一首

劉伯倫酒德頌一首

陸士衡漢高祖功臣頌一首

贊

夏侯孝若東方朔畫贊一首
表彥伯三國名臣序贊一首

頌

聖主得賢臣頌一首

善曰漢書曰王褒既為益州刺史王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詩王襄因奏言褒有軼才上乃徵褒既至詔為聖主得賢臣頌

王子淵

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絲之麗密應劭曰不知純絲之麗密也瓚以為

純羹藜含糗者不足與論太牢之滋味服虔曰含音

臣僻在西蜀生於窮巷之中長於蓬茨之下戰國策張儀曰蜀西

僻之國而戎翟之長也風賦曰起於窮巷之間列子曰北宮子庇其蓬室若廣廈之蔭廣雅曰茨覆也無

有游觀廣覽之知顧有至愚極陋之累不足以塞厚望

應明旨雖然敢不略陳愚心而抒情素戰國策蔡澤說應侯曰公孫鞅

謀事公竭知記曰恭惟春秋法五始之要在乎審己正

統而已服虔曰恭敬也胡廣曰五始一曰元二曰春三曰王四曰正月五曰公即位夫賢者

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

用力少而就效衆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

矻矻如漙曰矻矻健及至巧冶鑄干將之璞清水淬其

鋒越砥斂其鐔應劭曰傳曰得一寶劍不如一甌治甌治

而問之曰寡人聞吳有干將越有甌治願請此二人為

鐵劍吳越春秋曰于將者吳人造劍二枚一曰干將二曰莫耶郭璞三蒼解詁曰焯作刀鑿也焯子妹切鑿工練切說文云鐔劍刃也晉灼曰砥石出南昌故曰越砥

水斷蛟龍陸剽犀革胡非子曰負長劍赴溱薄析兕豹

赴深淵斷蛟龍字林曰剽截也漢忽若篲汜畫塗如瀉曰若以篲掃於汜灑

此則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雖崇臺五層延袤百丈而

不溷者工用相得也孟子曰離婁之明趙歧曰古之明

公輸若匠師也般若之族多伎巧者也史記曰蒙恬

人之御駑馬亦傷吻弊筴而不進於行曾喘膚汗人極

馬倦及至駕齧膝駮乘旦應劭曰馬怒有餘氣常齧膝

王良執靶韓哀附輿張晏曰韜膝乘曰皆

縱騁馳驚忽如影

靡過都越國蹶如歷塊追奔電逐遺風遺風風之周流

八極萬里一息何其遼哉人馬相得也故服絺綌之涼

者不苦盛暑之鬱燠論語曰當暑絺綌葛也襲狐貉之煖

者不憂至寒之淒愴論語曰狐貉何則有其具者易其

備賢人君子亦聖王之所以易海內也是以嘔一侯喻

受之應劭曰嘔喻和開寬裕之路以延天下之英俊也

夫竭智附賢者必建仁策索人求士者必樹伯迹昔周

公躬吐握之勞故有圍空之隆韓詩外傳曰成王封伯

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韓詩外傳曰齊桓公設庭燎

不至於是東野人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使戲之曰九九

足以見乎鄙人曰臣不以九九足以見也臣聞君設庭

燎以待士暮年而士不至夫士之所以不至者君天下之賢君也四方之士皆自以為不及君故不至也夫九之薄能而君猶禮之况賢於九九者乎桓公曰善乃禮之暮月四方之士相選而並至矣論語子曰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又子曰由此觀之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人臣亦然呂氏春秋曰賢主勞於求賢而逸於治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悃誠則上不然其信郭璞三蒼解詁曰悃誠信也苦本切進仕不得施效斥逐又非其愆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魯子曰伊尹負鼎佩刀以干湯得意故尊宰舍尉繚子曰太公屠牛朝歌文子曰伊尹負鼎而干湯呂望鼓刀而入百里自鬻甯戚飯牛離此患也孟子萬章問曰或曰秦穆公信乎孟子曰不然好事者為之也甯戚飯牛已見鄒陽上書及其遇明君遭聖主

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則見聽進退得關其忠任職得行

其術去卑辱奧潔而升本朝離蔬釋躄而享膏梁張晏曰奧幽也潔狎也辱汗也如涪曰奧音郁應劭曰離此蔬食釋此木橋瓚案橋以繩為屨也國語樂伯請公族大夫膏梁之性難正也賈逵曰膏肉之肥者梁食剖符錫壤之精者言其食肥美者率驕放其性難正也

而光祖考傳之子孫以資說士故世必有聖智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虎嘯而谷風冽龍興而致雲氣周易曰風從虎管輅別傳曰龍者陽精以潛于陰幽靈上通和氣感神二物相扶故能與雲虎者陰精而居于陽依木長嘯動於巽林二蟋蟀俟秋吟蜉蝣出以陰易通卦驗數相感故能運風

蟋蟀俟秋吟蜉蝣出以陰易通卦驗數相感故能運風傳曰蜉蝣渠略也又蟲魚疏曰渠略甲下有翅能飛夏月陰時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乾卦之辭也龍以喻出地中

喻聖人之德顯故天下萬物而利詩曰思皇多士生此

見之王肅曰大人在位之日也

王國毛詩大雅文也毛萇曰皇天也鄭故世平主聖俊

又將自至若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獲稷契臯陶伊尹呂

望之臣明明在朝穆穆列布尚書曰厥后惟明明又聚

精會神相得益章雖伯牙操籟鐘蓬門子彎烏號猶未

足以喻其意也晉灼曰籟音迭遞之遞二十四鍾各有

曰奏伯牙之號鍾馬融長笛賦曰號鍾高調號鍾琴名

也謂伯牙以善鼓琴不說能擊鍾也且漢書多借假或

以籟為號不得便以迭遞判其音也善曰孫卿子曰羿逢蠅門

善服射者也吳越春秋陳音曰黃帝作弓後有楚狐父

以其道傳羿傳蓬蒙漢書曰黃帝鼎成龍迎黃帝黃

帝上騎小臣持龍髯拔墮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

龍髯號故名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

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懽然交欣千載一會論說無疑

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若巨魚縱大壑春秋保乾圖

疾於倍風其得意如此則胡禁不止曷令不行化溢四

表橫被無窮遐夷貢獻萬祥必臻是以聖主不徧窺望

而視已明不殫傾耳而聽已聰恩從祥風翔德與和氣

游太平之責塞優游之望得為君之道冀太平而優游

優游是望得也史記泄公曰今王已出吾遵游自然之

勢恬淡無為之場莊子曰夫恬淡寂寞虛無無休徵自

至壽考無疆雍容垂拱永永萬年尚書曰垂拱何必偃

仰拙信若彭祖响噓呼吸如喬松眇然絕俗離世哉莊

子

曰吹响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伸為壽而已矣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列仙傳曰王子喬好吹笙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山又曰赤松子者神農時雨師也至崑崙山上常止西王母石室中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蓋信乎其以寧也

趙充國頌一首

漢書曰成帝時西羌常有警言上思將帥之臣追美充國乃召黃

門郎楊雄即充國圖畫而頌之

楊子雲

明靈惟宣戎有先零

漢書曰諸羌先零號然先零羌別號

先零猖狂侵漢

西疆

漢書宣紀曰元鳳元年西羌反

漢命虎臣惟後將軍

毛詩曰進厥

擢充國為後將軍

整我六師是討是震

漢書曰遣後將

脩我戎又曰徐方震驚既臨其域諭以威德

漢書曰充國至西部

都尉府欲以威信招降罕开乃

有守矜功謂之弗克

曰酒泉太守辛武賢言充國屯田之便不請奮其旅于如擊之論語識曰重耳反譎伐德矜功

罕之羌

韋昭曰罕羌名也蘇林曰在金城

天子命我從

之鮮陽

應劭曰宣帝使充國營罕守節屢奏封章

國封營平侯屢奏封章言料敵制勝威謀靡亢

屯田之便不從武賢之策

陽雜遂克西戎還師于京

百請罷屯兵奏可鬼方賓服罔有不庭

毛萇曰鬼方遠方也世本注曰鬼方於漢

則先零戎是也尚書曰惟周王四征弗庭昔周之宣有

方有虎詩人歌功乃列于雅

王命在漢中興充國作武赳赳桓桓亦紹厥後

夫公侯干城尚書曰武

王曰勛哉夫子尚桓桓

出師頌一首

范曄後漢書曰鄧騭字昭伯女弟

郎將封上蔡侯涼部叛羌搖蕩西州詔騭將兵擊之車駕幸平樂觀餞送騭西屯漢陽征西校尉任尚與羌戰大敗之遣中郎將迎拜騭為大將軍既至大會羣臣賜以

東帛乘馬

史孝山

范曄後漢書曰王莽末沛

國史岑字孝山以文章顯文章志及集林今書七志並同皆載岑出師頌而流別集及集林又載岑和熹鄧后頌并序計莽之末以訖和熹百有餘年又東觀漢記東平王蒼上光武中與頌明帝問校書郎此與誰等對云前世史岑之比斯則莽末之史岑明帝之時已云前世不得為和熹之頌矣然蓋有二史岑字子孝者仕王莽之末字孝山者當和熹之際但書典散亡未詳孝山爵里諸家遂以孝山之文載於子孝之集非也騭則鄧后之兄元舅則騭也

茫茫上天降祚有漢兆基開業人神攸贊五曜霄映素

靈夜歎皇運來授萬寶增煥

漢書曰元年冬十月五星聚于東井沛公至霸上應

勁曰五星所在其下以義取天下也又曰高祖夜經澤

中有大蛇當徑拔劍斬蛇分兩後人至蛇所有一

姬夜哭人問姬曰吾子白帝子也歷紀十二天命中易

漢書曰漢起元高祖終于孝西零不順東夷違逆

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也西零不順東夷違逆

也乃命上將授以雄戟

子虛賦曰建桓桓上將寔天所

啓桓桓已見上文左氏傳晉侯賜畢允文允武明詩悅

禮毛詩曰允文允武昭格烈祖左氏憲章百揆為世作

楷禮記曰仲尼憲章文武尚書曰納于昔在孟津惟師

尚父尚書曰維師尚父時惟鷹揚諒彼武王素旄一麾渾一

尚父尚書曰維師尚父時惟鷹揚諒彼武王

尚父尚書曰維師尚父時惟鷹揚諒彼武王

尚父尚書曰維師尚父時惟鷹揚諒彼武王

區宇

鬻子曰武王伐紂乃命太公把旄以麾蒼生更始

朝風變楚

蒼生猶黔首也尚書曰至于海隅蒼生朔北

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紂為朝歌北鄙之音身死
曰士何也夫南風之詩者生長之音舜樂好之故天下
治也夫北者敗也鄙者陋也薄伐獫狁至于太原毛詩小
也紂樂好之故身死國亡薄伐獫狁至于太原毛詩小
鄭玄曰薄伐言詩人歌之猶歎其艱况我將軍窮城極
逐出之而已

邊鼓無停響旗不斂寒澤霑遐荒功銘鼎鉉禮記曰夫
銘者論譔其先祖之德美功烈勲勞而
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周易曰鼎金鉉我出我師于彼

西疆毛詩曰我出我
車于彼牧矣天子踐我路車乘黃言念伯舅恩

深渭陽毛詩序曰渭陽康公念母也我見舅氏如母存
焉又曰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
黃介珪既削列壤酬勲毛詩曰錫爾介
珪以作爾寶今我將軍啓土

上郡尚書曰建
邦啓土也傳子傳孫顯顯令問毛詩曰假樂君子
顯顯令德又曰令
望

酒德頌一首

劉伯倫臧榮緒晉書
曰劉伶字伯

倫沛國人也志氣曠放以宇宙為狹
著酒德頌為建威參軍卒以壽終

有大人先生以天地為一朝萬期為須臾日月為扃牖

八荒為庭衢行無轍迹居無室廬老子曰善行無轍迹
馬融琴賦曰游閑公

動則挈榼提壺說文曰榼酒
器也苦闔切唯酒是務焉知其餘有貴

介公子搢紳處士左氏傳曰伯州黎謂鄭皇頡曰夫子
為王子圍寡吾之貴介弟也司馬相

如封禪書曰因雜搢紳先生之略術臣瓚曰縉赤
白色紳大帶應劭風俗通曰處士者隱居放言聞吾

風聲議其所以乃奮袂攘襟怒目切齒

北征賦曰遂奮袂而北征戰國

策張儀說魏王曰天下遊士莫不瞋目切齒

陳說禮法是非鋒起

春秋感精符曰禍亂

鋒起君若贅旒

先生於是方捧甕承槽銜杯漱醪

劉熙孟子注曰槽者齊俗

名之如酒槽也

奮髯踞踞枕麴藉糟

漢書曰朱博遷琅邪齊部舒緩博奮髯抵几曰觀齊

兒欲以為俗耶又曰刷佗黽結箕倨

無思無慮其樂陶陶兀然而醉豁爾

而醒靜聽不聞雷霆之聲熟視不覩泰山之形不覺寒

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

莊子曰知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曰何思何慮則知道黃帝

曰無思無慮始知道

俯觀萬物擾擾焉如江漢之載浮

毛詩曰君子陶陶

萍焉如猶何如也

二豪侍側焉如螺贏之與螟蛉

廣雅曰擾擾亂也 公孫處士也隨己而化類螺贏之變螟蛉也法言曰螟蛉之子螺贏祝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矣速哉二

漢高祖功臣頌一首

陸士衡

相國鄼文終侯沛蕭何相國平陽懿侯沛曹參太子少
傅留文成侯韓張良丞相曲逆獻侯陽武陳平楚王淮
陰韓信梁王昌邑彭越淮南王六黥布趙景王大梁張
耳韓王韓信燕王豐盧縮長沙文王吳芮荆王沛劉賈
太傅安國懿侯王陵左丞相絳武侯沛周勃相國舞陽
侯沛樊噲右丞相曲周景侯高陽酈商太僕汝陰文侯
沛夏侯嬰丞相賴陰懿侯睢陽灌嬰代丞相陽陵景侯

子之化仲尼也李軌曰螟蛉桑蟲也螺贏蜂蟲也肖類也蜂蟲無子取桑蟲蔽而殪之幽而養之祝曰類我久則化而成蜂蟲矣速疾哉二

魏傳寬車騎將軍信武肅侯靳歙大行廣野君高陽鄧
 食其中郎建信侯齊劉敬太中大夫楚陸賈太子太傅
 稷嗣君薛叔孫通魏無知護軍中尉隨何新成三老董
 公轅生將軍紀信御史大夫沛周苛平國君侯公右三
 十一人與定天下安社稷者也頌曰

芒芒宇宙上塤下黷天以清為常地以靜為本今上塤下黷言亂常也塤不清澄之貌也

楚錦切國語觀射父曰民神異業敬而不黷賈逵曰黷媾也波振四海塵飛五岳振

塵飛以九服徘徊三靈改卜周書曰乃辨九服之國春

喻亂也演人君通三靈赫矣高祖肇載天祿尚書曰天造起天地鑄

鄉飛名帝錄中鄉即中陽里也漢書曰高祖中陽里慶

雲應輝皇階授木

漢書范增謂項羽曰吾使人望沛公其氣皆為龍成五色此天子氣急擊

之勿失春秋孔演圖曰天子皆五帝精必有諸神扶助

使開階立遂宋均曰遂道也春秋保乾圖曰黑帝治八

百歲運極而授木蒼帝七百二十歲而龍興泗濱虎嘯

授火言漢之歷運為周木德所授也

豐谷尚書序曰漢室龍興漢書曰高祖為泗上亭長淮

形雲晝聚素靈夜哭漢書曰高祖隱於芒碭山澤間呂

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故從往常求得高祖怪問呂后后曰

渥漢書郊祀志曰秦襄公自以居西主少昊之神作西

白帝少昊金德也朱光謂漢萬邦宅心駿民效足尚書

也殺之者明漢當滅秦也

心知訓又曰俊民用章曹植與陳琳堂堂蕭公王迹是

書曰驥駉不常一步應良御而効足

因蕭何為丞相故曰公論語曾子綢繆叡后無競維人

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

毛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外濟六師內撫三秦漢書曰漢王與諸侯擊楚何守關中

漢王數失軍何常與關中卒輒補缺應劭曰章邯為雍王司馬欣為塞王董翳為翟王分王秦地故曰三秦

拔奇夷難邁德振民漢書曰何進韓信漢王以為大將軍黥布反上自將擊之使使問相

國何為曰為上在軍拊循百姓尚書曰體國垂制上穆咎繇邁種德周易曰君子以振民毓德

下親周禮曰惟王建國體國經野班固蕭何述曰營都立宮定制修文然重威則上穆刑約則下親

名蓋羣后是謂宗臣班固漢書贊曰蕭何曹參位冠羣后聲施後世為一代之宗臣張晏

平陽樂道在變則通論語曰貧而樂則易曰易窮則變變則通爰

淵爰嘿有此武功莊子曰文王受命有雷聲毛長驅河

朔電擊壤東漢書曰秦將王離圍鉅鹿參擊王離軍成陽南大破之又擊三秦軍壤東破之文穎

曰壤東地名也班固漢書雷震協策淮陰亞迹蕭公漢書曰魏王豹

反參以假丞相別與韓信東攻魏將孫遨大破之又從韓信擊趙大破之又從韓信擊龍且大破之又曰謁者

鄂秋曰位次蕭何文成作師通幽洞冥漢書張良終謚第一曹參次之

張良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有老父永言配命因心則靈文成侯又曰

毛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窮神觀化望影揣情周易

又曰維此王季因心則友窮神觀化望影揣情鬼無隱謀物

神知化德之盛也史記太史公曰虞卿斷事揣情為趙畫策鬼谷子曰測深揣情

無遜形武關是闢鴻門是寧漢書曰漢王與良西入武關良曰臣聞秦將屠者賈

豎易動以利今持重寶咎秦將秦將果欲連和沛公欲聽之良曰此其將欲叛士卒恐不從不如因其解擊之

沛公乃擊秦軍大破之又曰項羽至鴻門欲擊沛公良因要項伯見沛公沛公令伯具言沛公不敢背項王項

羽意乃解周易曰人隨難滎陽即謀下邑隨難滎陽見

謀鬼謀百姓與能隨難滎陽即謀下邑漢書曰漢王與良西入武

漢王兵還至下邑漢王曰吾欲捐關以東誰可與共功者良曰九江王英布楚梟將彭越反梁地此兩人可急

者良曰九江王英布楚梟將彭越反梁地此兩人可急

者良曰九江王英布楚梟將彭越反梁地此兩人可急

者良曰九江王英布楚梟將彭越反梁地此兩人可急

者良曰九江王英布楚梟將彭越反梁地此兩人可急

使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即銷印其廢推齊勸立書漢

欲捐之此三人楚可破也鄼食其曰誠復立六國後楚必

曰項羽急圍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行佩之良曰誰為陛

下畫此計者陛下得而臣之漢王曰趨銷印後韓信破齊欲

從之陛下為齊王漢王怒良勸漢王因封之班運籌固陵定

固漢書述張良曰推齊銷印驅致越信漢王與齊王信魏

策東襲三王從風五侯允集相國彭越期會擊楚至固

陵不為漢王謂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良曰今能取睢

陽以北至穀城以王彭越從陳以東傳海與齊王信則

楚易敗也於是韓信彭越皆引兵來黥布隨劉賈皆會

項羽敗自刎淮南子曰施于寡妻至于兄弟天下從風

漢書曰漢王用良計諸侯皆至史記曰漢部霸楚寔喪

五諸侯兵東伐楚又蘇秦曰梁從風而動皇漢凱入

皇漢凱入周禮曰師有怡顏高覽彌翼鳳戢託迹黃老

辭世却粒史記良曰願棄人間事從赤松曲逆宏達好

謀能深西都賦曰好謀而成遊精杳漠神迹是尋重玄

匪奧九地匪沈重玄天也鄧析子曰伐謀先兆擠響子

音謀將伐其謀先其未兆欲墜其響在於為音然兆為

子謀始響為音初也孫子曰上兵伐謀其次伐交鷓冠

聞音出而響過其聲也未奇謀六奮嘉慮四迴漢書曰

謝楚翼寔摧漢書曰淮陰侯破齊王使使來言漢王漢

音義曰躡謂平躡漢王足也漢書陳平曰項羽骨鯁之

臣亞父鍾離沫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大王捐數萬

金行反間聞其君臣破楚必矣漢王以為然反間既行

羽果疑亞父亞父去發病死尚書曰格人元龜罔敢知

吉韓王寤執胡馬洞開漢書曰人有上書告楚王韓信

反陳平曰陛下第出偽遊雲夢

信聞天子以好遊出其勢必郊迎謁陛下因禽之此特
萬世之事也高祖以為然信果郊迎即執縛之毛萇詩
傳曰窘困也漢書曰上至平城為匈奴所圍迎文以謀
高祖用平奇計使單于闕氏解圍以得出

哭高以哀漢書曰呂太后崩平與太尉勃合謀誅諸呂
立文帝平本謀也又曰高帝崩平馳至宮哭

悲灼灼淮陰靈武冠世策出無方思入神契孔安國尚
妙無方蔡邕李咸碑曰奮臂雲與騰迹虎噬凌險必夷

摧剛則脆呂氏春秋曰凡兵肇謀漢濱還定渭表
謂高祖曰必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

兵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漢王京索既扼引師北討
喜遂聽信計舉兵出陳倉定三秦還信復發兵與漢王
漢書曰漢擊楚彭城漢兵敗散而還信復發兵與漢王
會滎陽復擊破楚京索間齊趙魏皆反與楚和以信為
左丞相

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缶渡軍襲
安邑虜魏王豹信請北舉燕趙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
赤幟從間道登山而望趙軍戒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
我若疾入拔趙幟立漢幟後趙空壁爭漢鼓旗奇兵馳
入趙壁皆拔趙幟立漢赤幟趙威亮火烈勢踰風掃子
卒見之大驚遂亂走禽趙王歇

曰兵以詐立以利動以分合而為變者也故其疾如風侵
掠如火則彼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此用兵之法也拾
代如遺偃齊猶草漢書曰信進擊代禽夏說闕與李奇曰

信發趙兵未發者擊齊信引兵東遂渡河襲齊歷下軍
至臨菑齊王走高密又梅福上書曰高祖取楚如拾遺
論語曰草上

二州肅清四邦咸舉據禹貢九州之屬魏
州四邦魏乃眷北燕遂表東海漢書曰信用廣武君策

又曰信平齊使人言于漢王齊王詐多變反覆之國不
為假王以鎮之其勢不定請自立為假王漢王乃遣張
良立信為齊王表

東海已見九錫文克滅龍且爰取其旅漢書曰齊王走
高密使使于楚

楚使龍且救齊與信夾濰水陣信乃夜令人為萬餘囊盛沙以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遂追渡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即急擊殺龍且楚卒皆降之

項懸命人謀是與漢書荆通說信曰當今之時兩主縣命於足下足下為漢則漢勝與楚則

楚勝人謀已見上文念功惟德辭通絕楚漢書曰項王使盱眙人武涉往說信曰足下何

不與楚連和三分天下而王齊信辭曰人信親我背之不祥荆通知天下權在信深說以三分天下之計信自

以功大漢不奪我齊遂不聽尚書曰惟帝念功彭越觀時攷韜迹匿光人具爾

瞻翼爾鷹揚杜預左氏傳注曰韜藏攷與韜古字通也毛詩曰赫赫師尹人具爾瞻又曰維師尚

父時維鷹揚威凌楚域質委漢王靖難河濟即宮舊梁漢書曰漢使人賜越將軍印綬使下濟陰以擊楚大敗楚軍拜越為

魏相國漢敗彭越城越皆亡其所下城獨將其兵北居河上往來為漢王游兵擊楚絕其糧於梁地項籍死封越為梁王都定陶禮記孔悝為鼎銘曰即宮於宗周烈

烈黥布眈眈其眚漢書曰黥布姓英氏項梁定會稽布以兵屬之周易曰虎視眈眈名

冠彊楚鋒猶駭雷漢書曰楚兵常勝功冠諸侯者以布數以少敗眾覩幾蟬蛻

悟主革面漢書曰漢王使隨何說布布間行與何歸漢淮南子曰蟬飲不食三十日而蛻周易曰小人革面以肇彼梟風翻為我扇漢書曰上立布為天命

從君也方輯王在東夏漢書曰項羽至陽夏南矯矯三雄至于

垓下三雄韓信彭越英布漢書曰漢王發使使韓信彭越至皆引兵來黥布隨劉賈皆會圍羽垓下毛詩曰矯矯元凶既夷寵祿來假元凶謂項羽班固漢書張

虎臣也慝保大全祿非德孰可左氏傳楚子曰保大定功班固漢書張湯述曰子孫遵業全祿

國謀之不臧舍福取禍毛詩曰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左氏傳劉子曰能者養之以福不

能者敗以取禍張耳之賢有聲梁魏漢書曰張耳大梁人也少

以取禍張耳之賢有聲梁魏時及魏公子母忌為客毛

文四十一

詩曰文士也罔極自詒伊愧漢書曰張耳陳餘相與為

王有聲鉅鹿王離圍之餘自度兵少不敢前後耳與趙王歇走入

餘餘怒脫印綬與耳耳佩其印綬後餘以兵襲耳耳敗

走毛詩曰士也罔極二三其德又俯思舊恩仰察五緯

曰心之憂矣自詒伊感詒音怡漢書耳曰漢王與我有故而項王強立我我欲之楚甘

公曰漢王之入關五星聚東井先至必王耳走漢易乾

鑿度曰五緯順軌四時和肅脫迹違難披榛來泊改策西秦報辱北

冀漢書曰漢定三秦方圍章邯廢丘耳謁漢王又曰漢

遣張耳與韓信擊破趙井陘斬餘泚水上追殺趙王

歇於襄國悴葉更輝枯條以肄以木為喻也漢書曰漢

生曰韓王信故韓襄王孽孫也漢立信為韓王上以信壯

武乃更以太原郡為韓國徙信以備胡都晉陽毛萇詩

曰我圖盧縮自微婉變我皇漢書曰高祖與縮壯學書

爾居又相愛也班固漢書述哀

紀曰婉變董公惟亮天工跨功踰德祚爾輝章漢書曰群臣知上欲

乃立縮為燕人之貪禍寧為亂亡漢書曰高祖崩縮遂

胡中毛詩曰民之貪亂寧為荼毒鄭玄

曰天下之民苦王之政欲其亂亡也吳芮之王祚由

梅銷功微勢弱世載忠賢漢書曰天下之初叛秦吳芮

攻南陽遇芮之將梅銷與偕攻析酈上以銷有功武關

故德芮徒為長沙王高祖賢之詔御史長沙王忠其著

之甲令音義曰銷呼玄切酈持益切肅肅荆王董我三軍漢書劉賈將武

楚孔安國尚書我圖四方殷薦其勲漢書曰漢王追項

傳曰董督也庸親作勞舊楚是分往踐厥宇大啓

淮墳漢書曰高祖子弟弱昆弟少欲王同姓以鎮天安

國違親悠悠我思依依哲母既明且慈引身伏劔永言

固之

漢書曰王陵以兵屬漢項羽取陵母寘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私送使者泣曰

為老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也無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劍而死毛詩曰青青子佩悠悠

我淑人君子實邦之基

又曰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形於色憤發于辭

漢書曰陵為人少文任氣好直言高刑白馬而盟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今王

與亡末命是期

主亡與亡已見任昉碑表絳侯質木多略寡

言

漢書曰周勃為人木強敦厚

日始

劉氏者必勃也

奄有燕韓

漢書曰陳豨反勃復擊豨靈亡破之斬豨定

寧亂以武斃呂以權

漢書曰高后崩呂產乘

遼西遼東

谷右北平

涖穢紫宮徵帝太原

漢書曰

平誅諸呂

左傳樂桓子謂

范宣子曰

夫剋亂在權

諸呂遂共迎立代王

是為孝文皇帝勃曰臣無功請得

除宮乃與太僕滕公入宮

載少帝出乃奉天子法駕迎

皇帝代邸張衡羽獵賦

曰開闔闔兮坐紫宮

實惟太尉劉宗以安

漢書曰

太尉安劉氏

已見上文

挾功震主自古所難

漢書蒯通說韓信曰

勲耀上代身終下藩

漢書上曰丞相朕所重其為

陽道迎延帝幽藪

漢書曰陳勝初起蕭何曹參使

宣力王室匪惟厥武

摠干鴻門披闢帝宇聳

頽誚項掩淚悟主

漢書曰項羽在鴻門亞父謀欲殺沛

入定咸陽以待大王

大王聽小人之言與沛公有隙臣

恐天下解心疑大王也

項羽默然高祖嘗病惡見人卧

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羣臣噲乃排闥直入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

億也高帝笑而起尚書帝曰余欲宣力禮記子曰惣干而山立武王事也班固漢書贊曰金日磾以篤敬悟主忠信曲周之進于其哲兄俾率爾徒從王于征漢書曰自著進其弟商使將數千人從沛公略地漢書谷振威龍虬末謝王鳳曰察父哲兄覆育子弟誠無以加振威龍虬

擣武庸城六師寔因克荼禽黥漢書曰燕王荼反商以將軍從擊荼戰龍虬破

茶軍音義或曰龍脫地名也音奪漢書曰商又從擊黥布兩陳以破布軍又曰布軍與上兵遇蘄西上乃壁庸城鄧展曰猗歟汝陰綽綽有裕毛詩曰猗與那與又曰地名也

戎軒肇迹荷策來附漢書曰上降沛為沛公以嬰為太僕常奉車馬煩轡殆

不釋擁樹皇儲時又平城有謀漢書曰嬰從擊項籍漢元載之漢王急馬罷取兩兒奔之嬰常收載行面擁樹馳晉灼曰今京師謂抱小兒為擁樹漢書曰平城之難冒頓乃開一角高帝出欲馳嬰固穎陰銳敏屢為軍鋒請徐行弩皆持滿外鄉卒以得脫穎陰銳敏屢為軍鋒

奮戈東城禽項定功漢書曰項籍敗垓下去嬰追籍至東城破之將卒斬籍乘

風藉響高步長江收吳引淮光啓于東漢書曰嬰渡江也左氏春秋曰順風而呼聲乃加疾所因便陽陵之勲元帥是承漢書曰傅寬屬淮陰擊破齊歷下軍屬丞相參殘博信武薄伐揚節江陵夷王殄國俾亂作懲漢書曰靳歙別定江陵身得江陵王致雒陽上林賦曰揚節上浮毛

東窺白馬北距飛狐即倉敖庾據險三塗漢書曰漢王急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庾之粟塞成阜之險杜太行之道距飛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則天

左氏傳注曰三塗在河南陸渾縣南輜軒東踐漢風載

徂漢書曰燕趙已定唯齊未下上使酈食其身死于齊

非說之辜漢書曰韓信聞食其下齊乃襲齊王齊王我

皇寔念言祚爾孤漢書曰高祖舉功臣思建信委輅被

裼獻寶漢書婁敬脫輅見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且

衣裼見不敢易衣虞將指明周漢銓時論道移帝伊洛

定都鄠鎬漢書婁敬謂上曰陛下取天下與周異而都

都長安班固漢書婁敬述曰敬繇役柔遠鎮邇寔敬攸

考毛詩曰柔遠能邇以定抑抑陸生知言之貫抑抑威

儀維德之隅漢書武詔曰詩云九變復貫知言之往制

勁越來訪皇漢漢書曰中國初定尉他平南越王賈卒拜佗

為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附會平勃夷凶翦亂

報高帝大悅爾雅曰訪謀也漢書曰諸

呂欲危劉氏陳平患之賈說平曰天下安注意於相危

尉深相結平乃以五百金為絳侯壽太尉勃亦所謂伊

人邦家之彥毛詩曰所謂伊人於焉道遙又曰彼己之

趙邦家百王之極舊章靡存班固漢書贊曰漢承百王

缺漢德雖朗朝儀則昏稷嗣制禮下肅上尊穆穆帝典

煥其盈門風晞三代憲流後昆漢書叔孫通曰臣願微

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通曰臣願采古禮與秦儀雜就

之上曰可其儀就皇帝輦出房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

肅敬高帝曰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劇秦美新曰帝典

闕而不補毛詩曰韓侯顧之爛其盈門包咸論語注云

三代夏殷周也尚無知叡敏獨昭竒迹察倅蕭相祝同

書曰垂裕後昆尚

文曰十一

師錫蕭何進韓信無知進陳平故曰侔也漢書曰陳平

師錫降漢因魏無知求見漢王後上封平曰非魏無知

臣安得進上乃賞魏無知尚書隨何辯達因資於敵紆

師錫帝曰有鯨在下曰虞舜

漢披楚唯生之績漢書漢王曰孰為我使淮南使之發

下可萬全隨何曰臣請使之往說布瞞瞞董叟謀我平

布歸漢毛詩曰鄂水東注惟禹之績

陰三軍縞素天下歸心漢書曰漢王南渡平陰津至洛

項王無道放殺其主三軍之眾為之素服東伐四海之

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漢王曰善於是為義帝發

喪兵皆縞素擊楚之殺義帝者論語袁生秀朗沈心善

素王受命讖曰河受圖天下歸心

照漢旆南振楚威自撓大略淵回元功響效邈哉惟人

何識之妙漢書曰袁生說漢王曰願軍出武關項王必

乃復走榮陽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復與之

戰破楚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宛葉間羽乃聞漢王在

宛果引兵南漢書司馬遷述曰大畧孔

明史記太史公曰惟祖二九功輔臣股肱紀信誑項軺軒

是乘攝齊赴節用死孰憊身與煙消名與風興漢書曰

漢王榮陽將軍紀信曰一事急矣臣請誑楚可以間出紀

信乃乘王車黃屋左纛曰食盡漢王降楚皆之城東觀

以故漢王得遜羽見紀信問漢王安在曰周苛慷慨心

已出去矣羽燒殺信論語曰攝齊升堂

若懷冰應劭風俗通曰刑可以暴志不可凌漢書曰

王榮陽急漢王出去而使苛守榮陽楚破榮陽欲令

將苛罵曰若趣降漢王不然今為虜矣項王怒烹苛貞

軌借没亮迹雙升謝承後漢書黃向對策帝疇爾庸後

嗣是膺漢書曰苛子成以父死王事封為高景侯又曰

紀信焚死不見其後功臣表曰襄平侯紀通父成以將

軍從定三秦死王事子侯然則通非信子也機之此言

與晏同天地雖順王心有違毛詩曰行道遲懷親望楚

誤也

求言長悲侯公伏軾皇媼來歸是謂平國寵命有輝漢書

曰漢遣陸賈說羽請太公羽弗聽漢復使侯公說羽羽歸太公媼漢書項羽傳曰歸漢王父母妻子漢書音義

曰媼母別名也烏老切楚漢春秋曰上欲封侯公匿不肯復見曰此天下之辨士所居傾國故號平國君震

風過物清濁効響契為司馬禹為司空后稷為田疇奚

仲為工師是以離叛者寡聽從者眾若大人于興利在

攸往周易曰巽小亨利弘海者川崇山惟壤管子曰海

能成其大山不辭土故能成其韶護錯音袞龍比象漢書

高明主不厭人故能成其眾曰舜作韶湯作護周禮王之吉服享先王即袞龍衣也左傳曰臧哀伯曰五色比象昭其物也明明衆

哲同濟天網毛詩曰明明魯侯崔寔本論曰劍宣其利

鑒獻其朗廣雅曰鑒昭也鑑謂之鏡文武四充漢祚克廣尚書曰光

安國曰光充也充溢四外也毛詩曰克廣德心悠悠遐風千載是仰

贊

東方朔畫贊一首 并序

夏侯孝若 臧榮緒晉

書曰夏侯湛字孝若譙國人也美容儀才華富盛早有名譽與潘岳友善時人謂之連璧為散騎常侍此贊為當時所重

大夫諱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 漢書曰朔為太中大

原厭次人漢書地理志無厭次縣而魏建安中 范曄後

功臣表有厭次侯爰類疑地理誤也分厭次以為樂陵郡故又為郡

人焉 漢書平原郡事漢武帝漢書具載其事先生瓌璋

博達思周變通 家語孔子曰老聃博古而達今王肅曰博達古今而好道周易曰化而裁之謂

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以爲濁世不可以富貴也故薄

遊以取位王逸楚辭序曰不忍苟出不可以直道也故

頡頏以傲世論語曰直道而事人解嘲傲世不可以垂

訓也故正諫以明節家語南宮叔曰孔子作春秋垂訓

明節不可以久安也故談諧以取容班固漢書贊曰朔

淺字書曰談啁也口回功孔安國尚書傳談諧逢占其事浮

其迹班固漢書贊曰清其質而濁其文弛張而不爲邪

進退而不離羣禮記孔子曰一張一弛文武之道鄭玄

宏材楊子雲解嘲曰儻博物觸類多能史記曰魯仲

儻之畫策左氏傳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周

易曰觸類而長之論語太宰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

也合變以明竿幽贊以知來周易曰夫爻者何也言乎

而生著又曰神以自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左氏傳曰左

知來智以藏往陰陽圖緯之學百家衆流之論漢

三墳五典八索九丘謝承後漢書曰尤明圖緯百家衆流已見任昉策秀才

文周給敏捷之辯支離覆逆之數莊子曰支離疏鼓策

音所漢書曰上嘗使諸數家射覆不能經脈藥石之藝

射御書計之術漢書曰醫經者原人血脈經絡而用度

周禮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也乃研精而究其理不習而盡其功孔安

樂射御書數也乃研精而究其理不習而盡其功國尚

書序曰研精覃思經目而諷於口過耳而闇於心孔融

易曰不習無不利經目而諷於口過耳而闇於心薦禰

衡表曰目所一見輒誦夫其明濟開豁包含弘大凌轢

於口耳暫聞不忘於心卿相嘲哂豪桀籠罩靡前跽籍貴勢漢書曰張楚並與兵相踣籍蘇

林曰貽音臺出休顯賤不憂戚戲萬乘若寮友視儔

列如草芥十洲記曰朔弄萬乘傲王公子孟子曰雄節邁

倫高氣蓋世漢書項羽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可謂拔乎其萃遊方之

外者已孟子曰聖人之於人亦類也出於其類拔於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莊子曰子桑

之使子貢往侍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子貢趨

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乎

知禮意子貢反以告孔子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

丘也遊方之內者也司馬彪曰方談者又以先生嘘吸

冲和吐故納新蟬蛻龍變棄俗登仙莊子曰吹呼吸吐故納新此道守引

之士養形之人也淮南子曰至人蟬蛻蛇遊忽然入冥

史記趙高曰聖人龍變而從之列仙傳曰東方朔武帝

時為郎宣帝時棄去後見會稽神交造化靈為星辰淮南子曰大丈夫恬然無為與造化

逍遙高誘曰造化天地也應劭風俗通曰東方朔是太

白星精黃帝時為風后堯時為務成子周時為老聃在

越為范蠡齊為鴟夷子言其變化無常也此又竒怪惚恍不可備論者也大

人來守此國此國謂樂陵也其父為樂陵郡守史傳不載難得而知也僕自京都言

歸定省京都洛陽也毛詩曰言告言歸禮記曰凡為人子之禮昏定而晨省覩先生之縣

邑想先生之高風徘徊路寢見先生之遺像楚辭曰馮翼遺像何

以譏之辭曰逍遙城郭觀先生之祠宇慨然有懷乃作頌焉其

矯矯先生肥遯居貞矯矯輕舉之貌也毛詩曰矯矯武臣周易曰肥遯無不利又曰居貞

之吉順以從上也退不終否進亦避榮周易曰物不可以終臨

世濯足希古振纓楚辭漁父歌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可以濯我足涅

而無滓既濁能清論語子曰涅而不緇老子曰孰能濁

而徐盈無滓伊何高明尚書曰沈潛剛能清伊何視

汗若浮班固東方朔迷曰懷樂在必行處淪罔憂周易

則行之憂則違之跨世凌時遠蹈獨游瞻望往代爰想遐蹤邈

邈先生其道猶龍莊子曰孔子見老聃而弟子問曰夫

是乎見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染迹朝

隱和而不同史記東方朔曰如朔所謂避俗於朝棲遲

下位聊以從容毛詩曰或棲遲偃仰孟子曰居下位而

有制從容以和我來自東言適茲邑茲邑謂樂陵也毛詩曰我

適往也敬問墟墳企佇原隰王仲宣贈蔡子篤墟墓徒存

精靈未戢民思其軌祠宇斯立徘徊寺寢遺像在圖周

旋祠宇庭序荒蕪爾雅曰東西棲棟傾落草萊弗除呂

春秋曰農肅肅先生豈焉是居是居弗形悠悠我情悠

夫弗除已見昔在有德罔不遺靈天秩有禮神監孔明尚書咎

秩有禮哉毛詩曰祀事孔明五庸彷彿風塵用垂頌聲繇曰天

三國名臣序贊一首 袁彥伯檀道鸞晉

袁宏字彥伯陳郡人為大司馬府記室

夫百姓不能自治故立君以治之漢書成帝詔曰天生

衆民不能相治為之

立君以明君不能獨治則為臣以佐之墨子曰古者同天之義是故選

擇賢者立為天子天子以其知力為未足獨治天下是以選擇其次立為三公然則三五迭隆

歷世承基史記楚子西曰孔子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業西京賦曰若歷世而長存又曰繼體承基

揖讓之與干戈文德之與武功孔叢子曾子謂子思曰舜禹揖讓湯武用師非

相詭乃時也尚書武王曰稱爾戈比爾干宋均樂動聲儀注曰武象象伐時用干戈也莫不宗匠

陶鈞而羣才緝熙鄧析子曰聖人道遙一世間宰匠萬物之形漢書鄒陽上書曰聖王制世

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音義曰陶家名模下圓轉為鈞毛詩曰維清緝熙元首經略而股肱

肆力尚書咎繇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遭離不同迹有優劣王命論曰遭遇異時

禪伐不同孝經鈞命決曰俱在隆平優劣殊迹至於體分冥固道契不墜言至於

臣之體分既固於冥兆上下之契亦存而不墜風美所扇訓革千載其揆一也

蒼頡篇曰革戒也孟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故二八升而唐朝盛伊呂用而

湯武寧舜舉八元八愷用之於堯時也成湯得伊尹武王得呂望而社稷安也三賢進而

小白興五臣顯而重耳霸三賢具管仲鮑叔牙隰朋也五臣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

者必以私路期榮御圓者不以信誠率眾執方者必以

權謀自顯呂氏春秋曰天道圓地道方聖人之所以立

曰上君也於是君臣離而名教薄世多亂而時不治故

濂竇以之卷舒柳下以之三黜論語子曰君子哉濂伯

則可卷而懷之又曰竇武子邦有道則智接輿以之行

歌魯連以之赴海論語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史記曰魯連子下聊城田單歸而欲爵之魯

邦無道則愚又曰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之

魯連子下聊城田單歸而欲爵之魯

連逃隱 於海上 衰世之中 保持名節 君臣相體 若合符契 則燕

昭樂毅古之流也 魏志董昭謂太祖曰明公樂保名節

劇秦美新曰地合靈契史記曰樂毅遂委質為臣燕王

使於燕燕昭王以客禮待之樂毅遂委質為臣燕王

為亞 夫未遇伯樂則千載無一驥 戰國策楚客謂春申

君曰昔者騏驎駕鹽

車上吳坂遷延負輓而不能進見 時值龍顏則當年控

伯樂仰而鳴之知伯樂知己也

三傑 漢書曰高祖隆準而龍顏應劭曰顏額額也漢書

上曰夫運策於帷幄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

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饋餉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

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

也 漢之得材於斯為貴高祖雖不以道勝御物羣下得

盡其忠蕭曹雖不以三代事主百姓不失其業靜亂庇

人抑亦其次 左氏傳宰孔謂晉侯曰君務靜亂無勤於

行又劉子謂趙孟曰盍遠續禹功而大庇

民論語子曰抑 夫時方顛沛則顯不如隱萬物思治則

亦可以為次也

默不如語 周易曰君子或默或語 是以古之君子不患

弘道難遭時難遭時匪難遇君難 論語子曰人能弘道

非道弘人莊子謂魏

王曰士有道德而衣弊履穿此所謂非遭時者也文子

老子曰欲治之主不世出可與之臣不萬一以不世出

求不萬一此至化 故有道無時孟子所以咨嗟有時無

君賈生所以垂泣 孟子曰齊人有言雖有智慧不如乘

勢雖有磁基不如待時漢書賈誼上

疏曰臣竊惟事勢 夫萬歲一期有生之通塗 桓子新論

可為流涕者二

也 莊子曰萬世之後而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

也 千載一遇賢智之嘉會 東觀漢記太史官曰耿況彭

蕃輔忠孝之策千載一遇也博奕論曰誠千載遇之不

之嘉會百世之良遇也周易曰亨者嘉之會也

遇之不

能無欣喪之何能無慨古人之言信有情哉余以暇日
 常覽國志考其君臣比其行事雖道謝先代亦異世一
 時也文若懷獨見之明而有救世之心文子曰必有獨見之明然後能
擅道而行左氏傳子產曰吾以救世論時則民方塗炭計能則莫出魏武
尚書曰有夏昏德民墜塗炭故委面霸朝豫議世事舉才不以標鑒
 故久之而後顯籌畫不以要功故事至而後定雖亡身
 明順識亦高矣董卓之亂神器遷逼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
 之公達慨然志在致命論語子張曰士見危致命由斯而談故以大
 存名節至如身為漢隸而迹入魏幕源流趣舍其亦文
 若之謂所以存亡殊致始終不同將以文若既明名教

有寄乎言文若殞身既明仁義之地也夫仁義不可不明則
 時宗舉其致莊子曰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生理不可不全故達識
 攝其契鷦鷯賦曰生之理足矣相與弘道豈不遠哉弘道已見上文崔生
 高朗折而不撓管子曰夫玉溫潤以澤仁也折而不撓勇也所以策名魏武
 執笏霸朝者蓋以漢主當陽魏后北面者哉鍾會與吳主書曰執
笏之心載在名策左傳甯武子曰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禮記曰君之南鄉答陽之義也臣之北面答君也若乃一旦進璽君臣易位漢書曰
奉天子璽符代王遂即天子位則崔子所不與魏武所不容夫江湖所
 以濟舟亦所以覆舟孫卿子孔子曰君者舟也人者水也水則載舟亦能覆舟仁義
 所以全身亦所以亡身然而先賢玉摧於前來哲攘袂

於後仁義已見上文漢書公孫瓚曰攘袂而正議者獨大王耳豈非天懷發中而名

教東物者乎孔明盤桓俟時而動遐想管樂遠明風流

蜀志曰諸葛亮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唯博陵崔叔平穎川徐元直與亮友善謂為信然周易曰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琴賦曰體制風流莫不相龍表治國以禮民無怨聲論語曰為

國以禮孝經援神契曰得萬國之權心人說喜無怨聲刑罰不濫沒有餘泣蜀志曰廖

立為長水校尉誅謗先帝於是廢立為庶人徙汶山郡聞諸葛亮卒垂泣曰吾終為左袵矣左傳聲子曰善為

國者賞不濫而刑不濫雖古之遺愛何以加茲左氏傳曰子產卒而刑不濫

及其臨終顧託受遺作相劉后授之無疑心武

侯處之無懼色繼體納之無貳情百姓信之無異辭君

臣之際良可詠矣蜀志曰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成都屬以後事謂亮曰若嗣子可輔輔之

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繼之以死又勅後主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尚書曰成王將崩作顧命班固漢書述曰博陸堂堂受遺武皇

春秋元命苞曰繼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之王公瑾

卓爾逸志不羣總角料主則素契於伯符吳志曰孫策字伯符江表

傳策令曰周公瑾與孤有總角之好骨肉之分毛詩曰總角之好晚節曜奇則參分於

赤壁吳志曰曹公入荊州權遂遣周瑜與備并力逆曹公遇於赤壁初一交戰公軍披退惜其齡

促志未可量吳志曰瑜還江陵於三十六子布佐策致延譽足

美國語曰使張老延君譽于四方輟哭止哀有翼戴之功吳志曰策薨

哭未及息張昭謂權曰孝廉此寧哭時耶乃扶權上馬使出巡軍士左氏傳叔向謂宣子曰文之伯也翼戴天

子神情所涉豈徒蹇愕而已哉周易曰王臣蹇蹇匪躬

曰千人諾諾不如一士之愕愕東觀漢記戴馮謝上然曰臣無蹇愕之節而有狂瞽之言字書曰愕直言也

而杜門不用登壇受譏

吳志曰權以公孫淵稱蕃遣張彌至遼東拜淵為燕王昭諫權

不聽昭忿言不用稱疾不朝權恨之士塞其門昭又於內以士封之江表傳曰權既即尊位請會百官歸功周瑜昭舉笏欲褒贊功德未及言權曰如張公計今已乞食矣昭大慙伏地流汗然而登壇即位之時也夫

一人之身所照未異而用舍之間俄有不同

論語子曰用之則行

舍之則藏况沈迹溝壑遇與不遇者乎

漢書高祖功臣頌曰沈迹中鄉孟子曰志

士不忘在溝壑漢書曰夫詩頌之作有自來矣子語孔

楊雄以為遇不遇命也或以吟詠情性或以述德顯功子夏毛詩

侯之有冠禮或以吟詠情性或以述德顯功子夏毛詩

有自來矣或以吟詠情性或以述德顯功

明乎得失之迹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雖大旨同歸

所託或乖若夫出處有道名體不滯風軌德音為世作

範不可廢也故復撰序所懷以為之讚云魏志九人蜀

志四人吳志七人荀彧字文若諸葛亮字孔明周瑜字

公瑾荀攸字公達龐統字士元張昭字子布表煥字曜

卿蔣琬字公琰魯肅字子敬崔琰字季珪黃權字公衡

諸葛瑾字子瑜徐邈字景山陸遜字伯言陳羣字長文

顧雍字元歎夏侯玄字泰初虞翻字仲翔王經字承宗

陳泰字玄伯

火德既微運纏大過

火德謂漢也班固漢書高紀贊曰旗幟尚赤協于火德周易曰大過

大者過也洪颺扇海二溟揚波

揚波喻亂也虬虎雖驚風雲未和

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潛魚擇淵高鳥候柯

周書曰美為士者飛歸之沸於淵左氏傳曰仲尼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赫赫三雄並迴乾軸

謚贈陸機詩競收杞梓爭采松竹國語聲子謂子木曰若杞梓皮革楚實遺

之韋昭曰杞良才也孫子曰真人在冬則松竹也鳳不及棲龍不暇伏谷無幽

蘭嶺無亭菊香草善鳥皆喻賢也英英文若靈鑿洞照應變知微

探蹟賞要周易曰君子知微知章又曰探蹟索隱鈞深致遠日月在躬隱之彌

曜莊子曰孔子圍於陳蔡之間太公往弔之曰子甚文者脩身以明汙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

明映心鑽之愈妙孫卿子曰君子通則文而明窮則澹約而詳論語顏淵曰鑽之彌堅

海橫流玉石同碎孟子曰當堯之時洪水橫流玉石俱焚達人兼

善廢已存愛孟子曰君子窮則獨善謀解時紛功濟宇

內老子曰始救生人終明風槩魏志曰太祖進或為漢

謂太祖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以彰殊勲密以咨或或

以為太祖本與義兵以匡朝寧國君子愛人以德不宜

如此太祖軍至濡須或病留壽春魏氏春秋曰公達潛

朗思同著蔡法言曰博里之智也使知運用無方動攝

羣會爰初發迹議郎何顯等謀殺卓垂就而覺收顯荀攸與

不暫停雖懷尺璧顧晒連城秦史記趙惠文王得和氏璧

五城易璧知能拯物愚足全生魏志曰魏國初建攸為

祖每稱公達外愚內智外怯內勇外弱內強不伐善無

施勞知可及愚不可及新序温斯子曰古者有愚以全

身莊子曰郎中温雅器識純素魏志曰魏國初建渙為

可以全生郎中温雅器識純素郎中令莊子曰聖人貴純

素之道唯神是守素也者謂其無所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純素謂之真人

通而能固論語子曰君**恂恂德心**汪汪軌度子論語曰孔

恂恂如也毛詩曰濟濟多士克廣德心范曄**志成弱冠**後漢書郭林宗曰黃叔度汪若萬頃之陂

道敷歲暮禮記曰人生二十曰弱冠韓詩曰蟋蟀在

者必勇德亦有言論語子曰有德者必有勇**雖遇履虎神氣**

恬然魏志曰呂布擊袁術於阜陵渙往從之遂復為布

所拘留布初與劉備和親後離隙布欲使渙作書

罵辱備渙不可再三強之不許布大怒以兵脅渙曰為

之則生不為則死渙顏色不變笑而應之曰渙聞唯德

可以辱人不聞以罵使彼固君子耶且不耻將軍之言

彼誠小人耶將復將軍之意則辱在此不在於彼且渙

他日之事劉將軍猶今日之事將軍也如一旦一去此復

罵將軍可乎布慙而止周易曰履虎尾不咥人亨列子

曰至人者神氣不變**行不脩飾名迹無愆**班固漢書贊曰雋不疑

遂立名迹終始可述

操不激切素風愈鮮邈哉崔生體正心直天骨踈朗牆

宇高嶷蔡邕度侯碑曰朗鑒出於自然英風發

於天骨論語子貢曰夫子之牆數仞**忠存軌**

迹義形風色義形於色**思樹芳蘭剪除荆棘**芳蘭以喻

小人**人惡其上時不容哲**左氏傳曰伯宗之妻曰

盜憎主人民惡其上**琅琅**

先生雅杖名節雖遇塵霧猶振霜雪孔融薦祢衡表曰

忠果正直志懷霜

雪運極道消碎此明月魏志曰玳為中尉太祖為魏王

楊訓發表褒述盛德玳取訓表

草視之與訓書有白玳此書傲世怨謗者太祖怒於是

罰玳為徒隸使人視之辭色無撓太祖遂賜玳死周易

曰小人道消**景山恢誕韻與道合**桓子新論曰老子其

心玄遠而與道合

形哭哭不存方寸海納周易曰形乃謂之器王輔嗣曰成

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和而不同通而不雜**和而不同已見上文

莊子曰純粹而不雜

遇醉忘辭在醒貽答

魏志曰太祖時科禁斷酒而徐邈私飲至於沈醉校事趙達問以曹

事邈曰中聖人達白太祖甚怒度遼將軍鮮于輔進曰

平日醉客謂酒清者為聖人濁者為賢人邈性循慎偶

醉言耳竟坐免刑文帝踐祚歷穎川典農中郎將車駕

幸許昌問邈曰頗復中聖人不邈對曰昔子反斃於穀

陽御叔罰於飲酒臣嗜同二子不能自懲時復中之然

宿瘤以醜見傳臣以醉見識帝大笑顧左右曰名不虛

立後為光祿大夫薨長文通雅義格終始思戴元首擬伊同耻書

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子弗克民未知德懼若

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耻若撻于市

在己嘉謀肆庭讜言盈耳

爾有嘉謀漢書成帝曰久不見班生今

日復聞讜言論語子曰洋洋乎盈耳哉

踰把德積雖微道映天下

喻玉淵哉泰初字景高器

範自然標準無假全身由直迹洵必偽處死匪難理存

則易

魏志曰曹爽見誅徵夏侯玄為大鴻臚數年徙太

之大將軍微聞事下廷尉玄臨斬東市顏色不變舉動

自若班固漢書楊雄述曰淵哉若人實好斯文史記太

史公曰非死者難處死者難萬物波蕩孰任其累六合徒廣容身靡

寄

范曄後漢書李熊說公孫述曰方今四海波蕩匹夫

無所容豈君親自然匪由名教敬授既同情禮兼到經

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烈烈王生知死不撓求仁

不遠期在忠孝

漢魏春秋曰魏帝見威權日去不勝其

王素謂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

今日當與卿自出討之世語曰王沈王業馳告文王尚

書王經以正直不出遂被文王殺之魏志曰清河王尚

甘露中為尚書坐高貴鄉公事誅裴松之曰經字彥緯

今云承宗蓋有二字也班固漢書述曰樂昌篤實不

撓不誑論語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玄伯

剛簡大存名體志在高構增堂及陛漢書賈誼上書曰人主之尊譬如堂

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凌理勢然也端委虎

門正言彌啓臨危致命盡其心禮于寶晉紀曰高貴鄉

伯卿何以處我對曰誅賈充以謝天下文王曰為吾更

思其次泰言唯有進於此不知其次文王乃久不言為

侍中轉左僕射薨左氏傳曰晏平仲端委立於虎門之

外見危致命堂堂孔明基宇宏邈堂堂已器同生民獨

稟先覺孟子曰伊尹曰天之生斯人使先標榜風流遠

明管樂孫綽子曰聖賢極其標榜初九龍盤雅志彌確

百六道喪干戈迭用漢書陽九厄曰初九龍德而隱者也確

會者苟非命世孰掃雰雰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

尚書傳曰雲陰氣也武功切今協韻音夢宗子思寧

薄言解控蜀志曰劉備漢景帝子中山靖王後也故曰

無所控告杜預曰控引也釋褐中林鬱鬱為時棟亮為丞

時棟表崧後漢書郭林宗與陳留士元弘長雅性內融

謝承後漢書曰足下諸人為時棟梁士元弘長雅性內融

嚴遵雅性高厲崇善愛物觀始知終民仁民而愛物六

終周易曰終以知始始則知其所喪亂備矣勝塗未隆先

生標之振起清風胡廣書曰建綢繆哲后無妄惟時毛

也周易曰無妄之行窮之災也風夜匪懈義在緝熙

毛詩曰風夜匪懈以事三略既陳霸業已基蜀志曰劉

一人緝熙已見上文

都先主當為璋北征漢中統說曰陰選精兵晝夜兼道
徑襲成都璋既不武素無備豫大軍卒至一舉便定此
上計也楊懷高沛璋之名將各杖強兵據守關頭聞數
有賤諫璋使發遣將軍還荆州將軍未去遣與相聞說
荆州有急欲還救之並使裝束外作歸形此二子既服
將軍英名又喜將軍之去必乘輕騎來見將軍因此執
之進取其兵乃向成都此中計也退還白帝連引荆州
徐還圖之此下計也若沈吟不去將致大白帝不可久矣
先主然其中計即斬懷沛還向公瑾殖根不忘中正豈
成都所過輒尅為軍中郎將卒公瑾殖根不忘中正豈
曰摸擬實在雅性亦既羈勒負荷時命推賢恭已久而
可敬蜀志曰琬為大將軍錄尚書事卒司馬遷書曰推
平仲善與人公衡仲達秉心淵塞心塞淵媚茲一人
交久而敬之公衡仲達秉心淵塞心塞淵媚茲一人
臨難不惑人應侯順德疇昔不造假翻鄰國主將東
伐吳權諫曰吳人悍戰又水戰順流進易退難臣請為
先驅以當寇陛下宜為後鎮先主不從以權為鎮北將

軍督江北軍先主自在江南吳將陸議乘虛斷圍南軍
敗績先主引退而道隔權不得還故率將所領降于魏
拜鎮南進能徽音退不失德蜀志曰魏文帝謂權曰君
將軍曰臣過受劉氏殊遇降吳不可還蜀無路是以歸
命且敗軍之將獲免為幸何古人之可慕先主薨問至
魏群臣咸賀權獨否六合紛紜民心將變鳥擇高梧臣
後為車騎將軍卒公瑾英達朗心獨見披草求君定交
須顧盼鳥擇木已公瑾英達朗心獨見披草求君定交
一面也崔寔本論曰且觀世人之相論桓桓魏武外託霸
迹志掩衡霍恃戰忘敵在吳之境卓卓若人曜奇赤壁
三光參分宇宙暫隔淮南子曰夫道紘宇宙而章子布
擅名遭世方擾撫翼桑梓息肩江表吳志曰張昭彭城
方士民多避難楊士昭南渡江孫策創業命昭為良史
撫軍中郎將升堂拜母如比肩之舊文武之事一以委

昭班固漢書述曰攜手遊秦撫翼俱起毛詩曰惟桑王與梓必恭敬止左氏傳鄭成公子駟曰請息肩于晉

略威夷吳魏同寶應瑒釋實曰九有威夷始失其政遂獻宏謨匡此霸

道史記商鞅曰吾說孝桓王之薨大業未純把臂託孤公以霸道其意欲之

惟賢與親吳志曰孫策臨亡弟權託昭昭率群寮立而輔之東觀漢記張堪把朱暉臂曰欲以妻子

託朱輟哭止哀臨難忘身成此南面寔由老臣昭謂權曰昔太后桓王不以老臣

才為世出世亦須才蘇武答李陵書曰每念足下才為

得而能任貴在無猜昂昂子敬拔迹世生器為時出

草萊荷檐吐奇乃構雲臺吳志曰初肅見權說權曰為將軍計惟有鼎足江東以觀

天下之釁然後建號帝王以圖天下陸機謝平原表曰振影拔迹莊子曰農夫無草萊之事淮南子曰雲臺之

於雲故曰雲臺子瑜都長體性純懿諫而不犯正而不

毅都長謂體貌都閑而雅性長厚也謝承後漢書曰朱皓德行純懿禮記曰事親有隱而無犯鄭玄曰無犯

顏色諫也論語曰將命公庭退忘私位吳志曰建安二年通好劉備與弟亮但公會相見無私面

器毛詩曰鶴鳴在原兄弟急難左氏傳仲尼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伯言蹇蹇以道佐

世蹇蹇已見上文出能勤功入能獻替國語史黯謂趙簡子曰夫事君者諫過而賞善

薦能而替不謀寧社稷解紛挫銳老子曰挫其銳解其紛正以招

疑忠而獲戾吳志曰孫為丞相太子有不安之議孫上疏陳太子正統宜有盤石之固魯王藩臣

當使寵秩有差彼此得所上下獲安謹叩頭流血以聞書三四上太傅吳粲坐數與遜交書下獄死權累遣中

使責讓遜遜元歎穆遠神和形檢如彼白珪質無塵玷

憤恚致卒毛詩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立上

東觀漢記杜詩薦伏湛曰自行束脩訖無毀玷

以恒匡上以漸

吳志曰雍訪及政職所宜輒密以聞若見納用則歸之上不用終不宣潔周易

曰君子以言有恒

清不增潔濁不加染

言得清濁之宜也清濁已見上文

仲翔高亮性不和物

吳志曰翻性不好是不羣折而不協俗多見毀謗

屈屢摧逆鱗直道受黜

吳志曰翻數犯顏諫諍權不能悅權與張昭論及神仙翻指昭

曰彼皆死人而語神仙俗豈有仙人也權積怒非一遂徙翻交州班固漢書贊曰大雅卓爾不羣韓子曰龍之

為蟲也擾柔可狎而騎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寸之處若嬰之則殺人主有逆鱗說者嬰之則不幾矣論語柳

下惠曰直道而事嘆過孫陽放同賈屈

楚辭曰驥躡蹄躡於樊葦兮遇孫

陽而得代王逸曰孫陽伯樂姓名也孔叢子子高對魏王曰駑驥同轅伯樂為之咨嗟玉石相糝和氏為之歎

息漢書曰天子以賈誼任公卿之位絳灌之屬害之乃毀誼天子亦疎之以誼為長沙王太傅誼既適去意不

自得及度湘水為賦以弔屈原屈原楚賢臣也洗洗眾賢

千載一遇

毛萇詩傳曰洗洗眾多也使陳切千載一遇已見上文

整轡高衢驥首

天路

鸞鷟賦曰葦葦收整轡登樓賦曰假高衢而騁力鄒陽上書曰蛟龍驤首奮翼枚乘樂府詩曰天路隔無

期仰挹玄流俯弘時務

毛萇詩傳曰挹輿也名節殊塗雅致同趣

周易曰殊塗同歸密康日月麗天瞻之不墜

周易曰日月麗乎天

禮記曰夫日月星辰所以瞻仰也非此族也不在仁義

在躬用之不匱

論語曰比考識曰仁義在身行之可強尚

想重暉載挹載味

羊秀衛公誄曰仰後生擊節懦夫增

氣

魏畧王朗答太祖曰承旨之日撫掌擊節孟

文選卷第四十七

